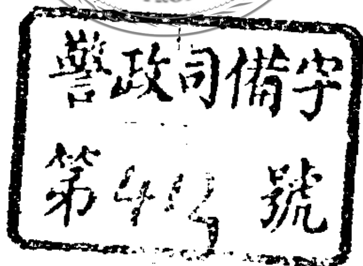
百科小叢書

中國小說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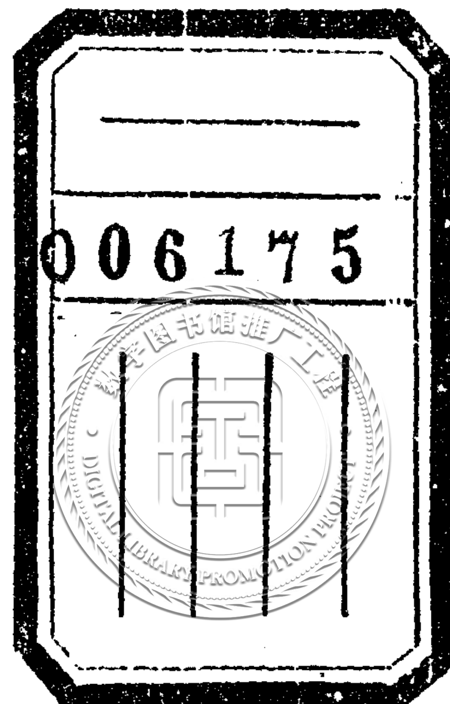
胡懷琛著



王雲五主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006175

百科小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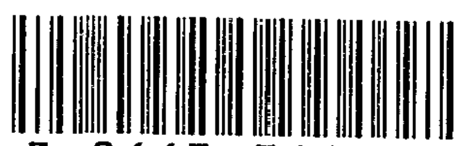
中國小說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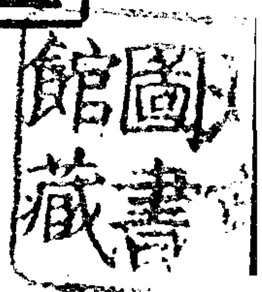
胡懷琛 著



王雲五 主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國小說研究目錄

中國小說研究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何謂小說

我們要講小說，第一步要說明「小說是甚麼」換一句話說，就是要把小說二字下一個確切的界說。

本書名爲中國小說研究，當然，所講的是中國的小說，所下的定義，是中國小說的定義。不過在中國的舊文學裏並不把小說看得重要。雖然在二千年前，已經有了小說二字；但是古代所認爲是小說的，到現在幷不能算是小說；現在我們所認爲是小說的，古代是沒有的。（說他沒有，也不是完全沒有；只不過不名爲小說，且和現在的小說形式上略有些不同。）這樣，下定義就很不容易了。

那麼，拿西洋的小說做標準替中國的小說下一個定義罷！也極困難。他們所認爲是小說的，不能恰和我們所認爲是小說的一樣。倘若拿西洋的小說定義做標準：有的地方，不能包括中國的一切小說，是他的範圍太狹了；有的地方又超出中國所有的小說以外，他的範圍又似乎太寬了。

小說，英文名 story，又可稱 fiction，又可稱 novel 又可稱 tale，又可稱 romance，這五個名詞譯成漢文都可譯作「小說」。然而這五個名詞所包含的意義，不能相同。此外又有 mythos 神話，sagas 傳說，fable 寓言。有人說，他們離開小說而獨立了。又有人仍把他放在小說中間，算是小說的一部份。無論如何，神話和傳說總是小說的根源，我們要追尋小說的發源地，就不能丟開他們不講。

在西洋文學裏，就依照多數人的說法，先把神話和寓言拿開了，使他不要佔據在小說的領土以內，然而還有問題。

現在人談到西洋小說，總要說浪漫主義（romanticism）自然主義（naturalism）這兩派。而在自然主義以後，更有新浪漫主義（new-romanticism），神祕主義（mysticism），象徵主義

(symbolism) 等等。

然在自然主義以後的作品實已脫離了 story, novel, ……等名稱的關係；因爲 story 等名稱，皆含有『奇異的故事』或『新奇的故事』之意，就是浪漫，和自然主義怕不能相容。譯成中文，既以 story 當小說而復說『自然主義的小說』，似乎說不通！然而今人往往如此說，把浪漫主義，自然主義等，同隸屬於小說之下。也是同樣的說不通。

如此看來，就是下定義的很困難的一個例子。

關於西洋小說的話，斷不是簡單幾行書，可以說得明白；也不是本書範圍以內的事。如今只說中國的小說罷。

第二節　中國小說二字之來歷及其解釋

我以爲研究的方法，最好是從他的遠源說起，從遠源說到支派，那就容易明白。我們不必先說定義，只從他的源流上，看出來他是甚麼。

神話和傳說，發現得最早，爲後來小說的根源，也成爲後來小說的一部份。這一點是中外相同的。因爲初民時代，人民對於自然物，有不能了解的地方，便說是有個神管理此事。凡是略讀過幾本西洋書的人，沒一個不知道有所謂希臘神話。甚麼司文藝的神名爲 Muse。甚麼司戀之歌的神名爲 Exato。他們種種的故事，在西洋文學中，佔了一個位置，而後來的文學，也受了他們很深的影響。在中國很早的很著名的神話，就是穆天子見西王母的故事，（下文另有敘述）到後來，海龍王及狐狸精，也佔了神話中的一部份，也就佔了小說中的一部份。

傳說，就是民間傳說的故事，而不見於記載的，或雖有記載，而普遍傳說於平民之口，人家反不注意於記載。在西洋，如荷馬的史詩 Odessey 和 Iliad，就是民間的傳說。不過他是用韻文傳說下來，和用散文傳說下來，略有不同。（這是形式的分別）在中國，如孟姜女，如梁山伯、祝英台，就是頂著名的民間傳說。比他們早的也有，不過要算他們頂著名了。用韻傳說下來的也有，就是「孔雀東南飛」一類的紀事歌。

中國的神話和傳說，雖然是小說的根源，雖然到後世，仍在小說中佔了一大部份；但是，在古代，

並不曾把他稱爲小說。考中國的小說二字，最初見於莊子，他說：

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

又見荀子，他說：

故智者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之所願皆衰矣。

小說二字聯在一起是莊子上有的。至如荀子，他把小說二字分了開來，稱爲小家珍說。總之，他們二人的書上，雖有小說二字的名稱，並未指明甚麼是小說。不過照他們的話看來，都是輕視小說的。（在舊文學裏輕視小說，也就根於此。）

以後，班固漢書藝文志上說：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稗官二字之解釋，詳見下文。）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智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採，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我們讀了班固這一段話，可以知道下面幾件事：

(一)古時有稗官。「稗」字的意思，等於「小」字。稗官的職務，是周遊民間，採取民間發生的瑣碎事情，報告給政府知道。他的職務，大概和現在報館裏的訪員差不多。

(二)春秋，戰國以來，有所謂「小說家」和儒家，道家等並稱。(班固所敍，共有九流，十家。小說家爲十家之一。)

(三)班固引孔子的話，說是雖小道必有可觀，他已承認小說有相當的價值。

(四)那時候的小說，就是民間的事情，差不多是現在所謂社會小說。他在當時，固然是小說，然在如今看起來，只是小說的一部份，而非小說的全體。

然而無論如何，現在大家通用的『小說』二字的名稱，就是因襲以上所引的三種書而來的。

在班固雖然列舉了許多古代小說的書名，然那些書到現在多失傳了，(目錄另見後面)不能確知他的內容是怎樣。但是，我們有可以討論的幾點。

(一)有許多班固自註明是假托的。例如伊尹說，鬻子說，注明了「其語淺薄，似依托也。」「後世所加」云云。可知此等小說，不是般周人的作品。

(二)小說家有伊尹說二十七篇，有鬻子十九篇；而道家又有伊尹五十一篇，有鬻子二十二篇。班固時所見的道家的書和小說家的書，是不是相同？

(三)班固所列舉的小說家，有宋子十八篇。宋子，就是宋鈃，又作宋牼。見於莊子，孟子，荀子諸書。他的思想的大要是「非戰；禁攻。」他雖然用他小說的方式發揮他的思想，然而在戰國時，這樣的人很多，何以宋子獨稱為小說家？

(四)班固所舉的小說書名，有黃帝說四十篇，封禪方說十八篇。黃帝說，班固注曰：「迂誕依托。」可見其涉及神怪。封禪方說，疑卽史記封禪書之所本。中間也有關於神怪的話，如黃帝乘垂髯龍上天，就是一個例。可見班氏小說書中，也包括神話。

(五)其他周考七十六篇，班固注曰：「考周事也。」青史子五十七篇，班固注曰「古史官記事也。」可知他所記的，是偏於實事。

照第一條看我們可知班固所開的古代小說目錄，有眞書，有假書，不能一例當眞的看。照二三兩條看：我們可知小說和非小說，沒有確切的分別。照四五兩條看：我們雖然看不見原書，但是原書

的內容，大概可以知道。

宋，晉以後，小說的作品，漸漸的多了。繼班固而作圖書目錄的，是長孫無忌的隋書經籍志。他已把一切的書分爲經，史，子，集；而小說隸屬於子部之下。而凡記談笑應對敍藝術器用之雜作，亦多收入。則小說二字的範圍，乃更廣了。明胡應麟分小說爲六類曰：

(一)志怪。　如搜神記。　述異記。

(二)傳奇。　如飛燕外傳。　太眞外傳。

(三)雜錄。　如世說新語。

(四)叢談。　如夢溪筆談。

(五)辯訂。　如鼠璞。

(六)箴規。　如顏氏家訓。

這樣說：凡是一切的雜書，不能入於經史集三部，而於子部中不能成一家的，統謂之小說。這個定義，乃更廣漠無涯了。淸紀昀纂四庫全書，分小說爲三派。曰：

（一）敍述雜事。　如西京雜記。　世說新語。

（二）紀錄異聞。　如山海經。　穆天子傳。

（三）綴輯瑣語。　如博物志。　述異記。

這樣說範圍雖然小一些，小說的定義雖然嚴整一些；然我們終不能認爲滿意。

將他的三派，和胡應麟的六類來比較，他的三派，只佔胡氏的兩類。第一派，就是胡氏的雜錄；後二派，就是胡氏的志怪。不過，他於敍事有系統的名爲異聞，零碎而沒系統的名爲瑣語。這個且不去管他而他少了傳奇一類，似乎不妥。再有一個極大的缺點：就是宋以後的平話演義等，一概不錄；而將三國演義、水滸等書屏諸小說以外。

因此，後人誤會了，又以爲直到有了三國演義、水滸而後，中國始有小說，以前沒有小說。這都是前人見解的錯誤。他們對於小說二字的界說，是沒有的；雖然也把小說分過類，但是分得都不對。那麼，我們怎樣去研究小說呢？且看下文。

第三節　中國小說的分類法及研究法

我們要研究中國小說，是要拿我們自己眼光去看，甚麼是小說，甚麼不是小說。不管他經也好，史也好，子也好，集也好，只要我們認爲是小說的，就拿他來當小說看。本來經，史，子，集的名目，是沒理由的；雖然在習慣上一時不能取消，但是我們這裏儘可不管。所以，我以爲第一步就是要從經，史，子，集中去找小說材料。第二步再把晉、唐以後的小說，和宋、元以後的小說，淸以來的小說，和那從經，史，子，集中取來的材料，并在一起來研究。

現在先從經，史，子，集中各取一二篇爲例，看他是不是小說。

孔子過泰山側（檀弓）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齊人妻妾（孟子）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所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早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立談者。卒到東郭墦閒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妻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滑稽列傳（史記）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朝諸侯令長七十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

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䠊，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樂，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

魚樂（莊子）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矣，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華封人（莊子）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耶？」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爲聖人耶？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无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

已。」

李賀小傳（李商隱）

「京兆杜牧爲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長吉姊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爲昌黎韓愈所知。所與遊者，王參元，楊敬之，權璩，崔植爲密。每旦日出與諸公遊，未嘗得題，然後爲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爲意。恆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卽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當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復來探取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雒，所至或時有著，隨棄之。故沈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虯，持一玉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欻下榻叩頭，言：「阿㜷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絕。常所居窗中，勃勃有烟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

所見如此。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果有苑囿宮室觀閣之玩耶？果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采愈此世者。何獨眷眷於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即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二十四年，位不過奉禮太常，當世人亦多排擯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

方山子傳（蘇軾）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兩矢，遊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

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

分類的方法，更不是用一種簡單的方法，可以分得清楚。我現在假定的分類法，是從三方面去區分，一方面從實質上分，一方面從形式上分，一方面從時代上分。實質區爲三部，就是：

神話，

寓言，

稗史。

形式區爲四部，就是：

記載體，

演義體，

詩歌體，

描寫體

在時代上區爲五部，就是：

周秦小說，

晉、唐小說，

宋、元、小說，

清小說，

最近小說。

我們拿一種書做例罷！西遊記，在實質上，我們說他是神話；(大部份是神話。中間雖有實在的人，但終是神話的部分多) 在形式上，我們說他是演義體；在時代上，我們說他是宋、元小說。這是一個大略，且待下文詳細的說明他。

第二章　中國小說實質上之分類及研究

第一節　神話

神話，是一種荒唐，怪誕，無稽之談。無論何國都有的。而希臘的神話，尤爲著名。至今在外國文學裏，佔了一個重要的位置。不過，他們似已脫離小說而獨立了。印度的佛經，一部份也就是神話。耶穌教的聖經，也就是神話。他們又各在宗教上自佔一個地位。雖然和文學有些關係，究竟人家不把他當小說看。

中國的神話，照我們的理想說，應該是很早就有。因爲初民時代，人民知識淺，對於一切不常見的物，不可解的事，都說是神怪。因此，就造出許多的神話來。然而這不過是在口頭相傳罷了。據口頭相傳的神話，我們很難斷定他生產於甚麼時候。所以研究的人，拿寫在文字裏的材料來研究，較爲

可信。中國寫在文字裏的神話，在戰國時有四派。第一派，是莊子的齊諧。莊子說：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也。」』

「齊諧」二字，有人說是人名，有人說是書名，今已不可考了。總之齊諧所說的話，都是神怪的話，如這裏所說的，就是神鳥（或怪鳥）。

齊諧的話，既爲莊子所引，可知他在莊子以前。齊諧所說的，都是神怪。因此，「齊諧」二字，就變了神話的代名詞。晉、宋以後，小說盛行，於是就有東陽無疑的齊諧記，吳均的續齊諧記。也有不以齊諧爲名，而實際等於齊諧的，如張華的博物志，祖沖的述異記，都是從晉到唐，此派很盛。凡是說怪的，都屬於此。對於這一派，我們要注意的兩點：其一，是莊子裏的齊諧，完全是中國的神話；晉、唐人的齊諧，就有佛學的思想糝雜在他中間。其二，晉、唐人的神話，很注重詞藻；宋人的神話，就很樸質；到清朝的聊齋誌異，又講詞藻了。今錄這一派的神話數則如下，以資參考：

冶鳥（搜神記）

『越地深山中有鳥，大如鳩，青色，名曰冶鳥。穿大樹作巢，如五六升器，口徑數寸，周飾以土堊，赤白相分，狀如射候。伐木者見此樹，卽避之去。或夜冥，不見鳥，鳥亦知人不見，便鳴喚曰：「咄咄上去！」明日便宜急上。「咄咄下去，」明日便宜急下。若不便去，但言笑而不已者，人可止伐也。若有穢惡，及其所止者，則有虎通夕來守，人不去便傷害人。此鳥白晝見其形，是鳥也；夜聽其鳴，亦鳥也。時有觀樂者，便作人形，長三尺，至澗中取蟹，就人炙之，人不可犯也。人謂此鳥是越祝之祖。』

胡博士（搜神記）

『吳中有一書生，皓首，稱胡博士。教授諸生。忽復不見。九月初九日，士人相與登山遊觀，聞講書聲。命僕尋之。見空冢中羣狐羅列，見人卽走。老狐獨不去，乃是皓首書生。

黑幘吏（搜神記）

『山陽王瑚，字孟璉，爲東海蘭陵尉。夜半時，輒有黑幘白單衣吏，詣縣叩閤。迎之，則忽不見。如是數年。後伺之，見一老狗，白軀猶故，至閤，便爲人。以白孟璉。殺之，乃絕。』

董昭之（齊諧記）

「吳當陽縣，有董昭之者，曾乘船過錢塘江。江中央，見有一蟻，著於短蘆，一頭迴，後向一頭，甚追遽。昭之曰：「此畏死也。」便以繩繫此蘆，欲取著船頭。船中人罵：「此毒螫物，不可長，我當踏殺之。」昭之甚憐此蟻，船至岸，蟻緣繩得出。其夜，夢一人烏衣，從百許人來謝曰：「僕不愼墮江，慚君濟活。僕是蟻王，君後若有急難之日，當見告語。」歷十餘年，時所在劫盜，昭之被橫錄爲劫主，繫餘姚。昭之忽思蟻王之夢，結念之際，同被禁者問之，昭之其以實告。其人曰：「但取三兩蟻，著掌上，語之。」昭之如後言。夜果夢烏衣云：「可急投餘杭山中，天下旣亂，赦令不及也。」旣悟，蟻齧械已盡，因得出獄。過江，共投餘杭山。旋遇赦，遂得無他。」

華陰黃雀（續齊諧記）

「弘農楊寶，性慈愛。年九歲，至華陰山，見一黃雀，爲鴟梟所搏，逐樹下，傷瘢甚多，宛轉復爲螻蟻所困。寶懷之以歸，置諸梁上。夜聞啼聲甚切，親自照視，爲蚊所齧。乃移置巾箱中。啖以黃花。逮十餘日，毛羽成，飛翔。朝去暮來，宿巾箱中。如此積年，忽與羣雀俱來，哀鳴繞堂，數日乃去。是夕，寶三更讀書，有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萊，爲鴟梟所搏；蒙君之仁愛見救，今當受賜南海。」別

以四玉環與之曰：「令君子孫潔白，且從登三公，事如此環矣。」寶之孝大聞天下，名位日隆。子震，震生秉，秉生彪，四世名公。及震葬時，有大鳥降。人相謂眞孝招也。』

冶鳥，不過是一種怪鳥，很和莊子所引的齊諧相似。胡博士，黑幘吏，就是常見的獸類，能變爲人，和冶鳥有些不同。董昭之救蟻，楊寶救雀，已有許多報應的話，和冶鳥更不同。這些報應的話，就是從佛書中來的。除却報應以外，再有從佛書中得來的微妙的道理，比報應的話更有價値。如左元放的故事，就是一個例了。

左元放（搜神記）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通。嘗在曹公座，公笑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者，吳松江鱸魚爲膾。」放云：「易得耳。」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公大拊掌，會者皆驚。公曰：「一魚不周坐客，得兩爲佳。」放乃復餌釣之。須臾引出，皆三尺餘，生鮮可愛。公便自前膾之，周賜坐席。公曰：「今旣得鱸，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公恐近道買，因曰：「吾昔使人至蜀買錦，可敕人告吾使，使增市二端。」人去，須臾還，得生薑。又云：「於錦肆

下，見公使，已敕增市二端。」後經歲餘，公使還，果增二端。問之，云：「昔某月某日，見人於肆下，以公勅勅之。」後公出近郊，士人從者百餘。放乃賫酒一甖，脯一片，手自傾甖，行酒百官，百官莫不醉飽。公怪，使尋其故。行視沽酒家，昨悉亡其酒脯矣。公怒，陰欲殺放。放在公座，將收之；卻入壁中，霍然不見。乃募取之。或見於市，欲捕之，而市人皆放同形，莫知誰是。後人遇放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入羊羣。公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曹公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今既驗，但欲與相見。」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人卽云：「此羊是。」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爲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於是遂莫知所取焉。老子曰：「吾之所以爲大患者，以吾有身也；及吾無身，吾又何患哉！」若老子之儔，可謂能無身矣，豈不遠也哉。」

按：造這個故事的人，完全是從佛書中得來的思想。他最後引老子的話爲證，這不過是他借國貨的招牌，容易使人家惠顧罷了。總之：這種思想很超妙，比一般的神話價值高得多。

上面已經說明白了，第一派，是莊子的齊諧。如今再說第二派，就是鄒衍的談天。鄒衍，是戰國時齊人，他的理想，以爲我們所居的中國，不過全世界八十一分之一。史記上的孟軻荀卿列傳中間，有

一段說到鄒衍說道：

『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植，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

他的意見，是說：中國名爲赤縣神州；中國之外，再有如赤縣神州者九州。人民鳥獸，各不相同。在今日看，也可以說他所說的赤縣神州以外的地方，就是今日的歐美地方。但這是強詞奪理；在他當時，決不能知道。他不過是信口亂說，偶然被他說中能了。

由他的話，就產生了後來一種神話。最著名的，是山海經，神異經，海內十洲記，都是從鄒衍的話演繹出來的。就是穆天子見西王母的神話，也是由鄒衍的神話中演繹出來的。山海經託名禹作，神異經，海內十洲記，託名東方朔作：其實疑是晉人的作品。（或謂山海經爲古之巫書。）穆天子見西

王母的神話，見於列子，列子固是晉人假造的；又有穆天子傳，發現於晉朝，也疑晉人作的。晉以後千餘年來，這一派的神話，不輕易看見，直到清朝，才出了一部鏡花緣，彷彿是這一派。今抄錄這一派的神話數則如下，以資參考：

鵠國（神異經）

『西海之外，有鵠國焉。男女皆長七寸。爲人自然有禮，好經綸拜跪。其人皆壽三百歲。其行如飛，日行千里。百物不敢犯之。唯畏海鵠，遇輒吞之。亦壽三百歲。此人在鵠腹中不死，而鵠一舉千里。』

祖洲（海內十洲記）

『祖洲，近在東海之中。地方五百里。去西岸七萬里。上有不死之草。草形如菰苗，長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當時活也。服之令人長生。昔秦始皇大苑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如烏狀，銜此草覆死人面，當時起坐而自活也。有司奏聞，始皇遣使者齎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鬼谷先生云：「此草是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或名爲養神芝。其葉似菰苗，叢生，一株可活一人。」

始皇於是慨然曰：「可採得否？」乃使使者徐福發童男童女五百人，率攝樓船等，入海尋祖洲，遂不返。福，道士也，字君房，後亦得道也。』

炎洲（海內十洲記）

『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北岸九萬里。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狸。張網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獸不燃。灰中而立，毛亦不焦。斫刺不入。打之如灰囊。以鐵鎚鍛其頭，數十下，乃死。張口向風，須臾復活。以石上菖蒲塞其鼻，即死。取其腦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得壽五百年。又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赤或白。山可三百里許，晦夜即見此山林，乃是此獸光照，狀如火光相似。取其獸毛，以緝爲布，時人號爲「火浣布」此是也。國人衣服垢汙，以灰汁浣之，終無潔淨，唯火燒此衣服，兩盤飯間，振擺，其垢自落，潔白如雪。亦多僊家。』

穆天子見西王母（節錄列子）

『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𩣺（古驊字）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𣚀。（古犧字）主車則造父爲御，𪉂（音泰）𦈡（音丙）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

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夭。主車驂百爲御，奔戎爲右。馳驅千里，至於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於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乃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予予一人不盈於德而諧於樂，彼後世其追數吾過乎」」(驊騮綠耳，赤驥，白犧，渠黃，踰輪，盜驪，山子，爲八駿。)

再說第三派，就是陰陽家及道家的神仙。神仙，也是中國神話中的重要分子。他的來源有二：第一，是說海外有仙山，仙山上有仙人居住。如莊子上說道：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逍遙遊)

他所說的藐姑射之山，就是海外的仙山，是神仙所住的，不是人所能夠走到的。他這種思想，是和鄒衍的話大致相同。然鄒衍只說中國之外有九州，幷不曾說明白九州是神仙所住的地方。莊子的話，就說明白那地方是神仙所住的了。是由陰陽家（鄒衍）的推測，及道家的玄想，而產生了海

上神山。後來秦始皇叫徐福航海求仙，就是信了這一類的神話。在秦始皇的時候，據說海上有三座神山；山名爲蓬萊，方丈，瀛洲。史記封禪書說：

『自威宣（齊威，齊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併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

這一段描寫海上三神山，可望不可卽，是一段很好的神話。後來列子中，也有一段相似的神話。列子書是晉人假托的，在始皇之後；秦始皇時只說海中有三座神山，到了列子書上，卻又說有五座了。他道：

『勃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

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當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蹔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疆，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

這一類的神仙，在秦始皇，漢武時最盛。我們只讀史記封禪書就可以知道。漢武以後，就沒人說起了。

第二，就是說人修道，可以成仙，不必向海外去求甚麼仙山。

如漢初張子房辟穀求仙，從赤松子遊，他就是想憑自己修鍊的工夫，做成神仙。漢高帝的孫子淮南王安，也是迷信修道成仙的人。在子房或者是借此自隱，淮南王安，就全是迷信了。

卻不料到東漢時；張子房的裔孫張道陵，竟被人家稱爲「天師。」而且「天師」的尊號直世襲到現在。（續通考引道書，說他是子房八世孫。）

張道陵固然眞有這個人，他迷信修道成仙，是有的，或以符咒欺人騙錢，也是有的；至如葛洪神仙傳上說他成仙的話，就不足信。後來小說中修道成仙的故事由此而演繹出來的，就日多一日了。今節錄神仙傳上說張道陵成仙的話一段如下。

『張道陵者，沛國人也。本太學書生，博通五經，晚乃歎曰：「此無益於年命。」遂學長生之道。得黃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藥皆靡費錢帛。陵家素貧，欲治生，營田牧畜，非己所長，乃不就。聞蜀人多純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與弟子入蜀，住鵠（同鶴）鳴山。著作道書二十四篇。乃精思鍊志。忽有天人下，千乘萬騎，金車羽蓋，驂龍駕虎，不可勝數，或自稱柱下史，或稱東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於是百姓翕奉事之以爲師，弟子戶至數萬。』

大抵修道學仙的，都說是得黃帝之道。如這裏，他也說「得黃帝九鼎丹法」云云。是他所學的，也是黃帝之道。黃帝之書今不可見。（漢書藝文志方技略神仙家有黃帝書四種，今皆不傳。今有陰符經，然眞假不可知。）然黃帝之學，傳於老子；老子之書，雖沒有說到修道成仙的話。但他卻有幾句話，很和修道成仙相近。如云：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之據，攫鳥不搏。』

又云：

『專氣致柔能嬰兒。』

這很像是長生不死返老還童的話。不過，老子幷沒有說到鍊丹，也沒有說到畫符。鍊丹，畫符，是漢以後才有的。

今錄神仙傳兩則如下，以代表晉、唐以後小說中的神仙。因神仙傳作者葛洪，是晉朝人，他雖記前代人的事，他的思想卻是晉人的思想。所以只可當晉朝的神話看。

茅君

『茅君者，幽州人。學道於齊。二十年，道成歸家。父母見之，大怒曰：「汝不孝，不親供奉，尋求妖妄，流走四方。」因欲笞之。茅君長跪謝曰：「某受命上天，當應得道。事不兩遂，違遠供養。雖日多，無益，今乃能使家門平安，父母壽考。其道已成，不可鞭辱。恐非小故。」父怒不已，操杖向之。適欲舉杖，杖卽摧成數十段。皆飛，如弓激矢，中壁，壁穿，中柱，柱陷。父乃去。茅君曰：「向所言，正慮如此。邂逅中

傷人耳。」父曰：「汝言得道，能起死人否？」茅君曰：「死人罪重，惡積，不可得生。横傷，短折，卽可起耳。」父使爲之。有驗。時茅君弟在宦，致二千石，當之官。鄉里送者數百人。茅君亦在座。乃曰：「余雖不作二千石，亦當有神靈之職。某月某日，當之官。」賓客皆曰：「願奉送。」茅君曰：「顧肯送，誠君甚厚意。但當空來，不須有所損費。吾當有以供待之。」至期，賓客並至。大作宴會，皆青縑帳幄，下鋪重白氈，奇饌異果，芬芳羅列，妓女音樂，金石俱奏，聲震天地，聞於數里，隨從千餘人，莫不醉飽。及迎官來：文官則朱衣素帶，數百人；武官則甲兵旌旗，器仗耀日，結營數里。茅君與父母親族辭別，乃登羽蓋車而去。麾幡蓊鬱，驂虬駕虎，飛禽翔獸，躍覆其上。流雲彩霞，霏霏繞其左右。去家十餘里，忽然不見。遠近爲之立廟奉事之。茅君在帳中與人言語。其出入或發人馬，或化爲白鶴。人有病者，往請福。常煮鷄子十枚，以內帳中，須臾，一一擲出還之。歸破之，若其中黄者，病人當愈；若有土者，卽不愈。常以此爲候。』

河上公

『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字。漢文帝時，公結草爲菴於河之濱。帝讀老子經，頗好之，勅諸王及大

臣皆誦之。所不解者數事，時人莫能道之。聞時皆稱河上公解老子經義旨。及使齎所不決之事以問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帝卽幸其菴，躬問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域中四大，王居其一。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公卽撫掌坐躍，冉冉在虛空中，去地數丈，俛仰而答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臣之有？」帝乃下車稽首曰：「朕以不德，恭統先業。才小任大，憂於不堪。雖治世事而心敬道。直以暗昧，多所不了。唯願道君有以教之。」公乃授素書二卷與帝曰：「熟研之，此經所疑皆了，不事多言也。余注此經以來，一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以示非其人。」言畢，失其所在。須臾雲霧晦冥，天地泯合。帝甚貴之。

晉以前的神仙故事，可以神仙傳爲大觀。唐朝崇尚道教，神仙的故事，也很多。最著名的，就是李泌的枕中記。

枕中記大約說：仙人呂翁，在邯鄲道上，遇見盧生。盧生熱心功名富貴，呂翁有心要點化他。使他就枕而睡。盧生只見枕上有一小洞，就向洞中走入。自己並不知在枕中，只覺是住在世上，享盡了種

種的榮華富貴纔如一夢醒來。當盧生就枕時，旅舍主人，正在那裏煮飯；等他醒來，一頓飯還沒有煮熟，却不知他在枕中的光陰，已經數十年了。

這個故事，仙人是呂翁，受他點化的是盧生。而施肩吾有鍾呂傳道記，所說的故事，和此相似。元人馬致遠，拿他編成戲劇，名爲黃粱夢。却說仙人是鍾離雲房，受他點化的是呂洞賓。究竟呂翁是否就是呂洞賓？不得而知了。

呂洞賓號純陽子。據說是唐朝人。他的故事很多。馬致遠除了黃粱夢以外，再有岳陽樓一劇，也是搬演呂洞賓的故事。是說他點化柳樹精成仙，先教柳樹精投胎爲人，名馬郭兒，在岳陽樓上賣茶。呂洞賓去吃茶，給馬郭兒一把劍，叫他拿回去殺掉自己的妻子。馬郭兒不肯，只把劍拿回去切菜用。但是到了夜裏，他妻子忽然被人殺死。劍上寫着一首詩道：「朝游北海暮蒼梧。袖裏青蛇膽氣粗。三醉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後面寫「洞賓作」。馬郭兒就去告官，把呂洞賓捉住了。呂洞賓不慌不忙的，把馬郭兒的妻子喚了出來，原不曾死。因此馬郭兒悟道，就跟呂洞賓成仙去了。

總之：神仙傳以後的仙人，當以呂洞賓爲最著名。他可以做唐、宋以後的仙人的代表。

晉、唐人的神仙故事，除了出於道家的思想以外，多少還有些佛學的思想，夾在裏面。如前面所引的左元放的故事，就可以看得出。就是枕中記的思想，和茅君，河上公，張道陵，絕不相同。我們也可以看出他們的分別了。關於這一層，說起來話很長，我想在後來另外說。第三派暫時結束於此。

第四派，就是巫覡的神話。巫覡本是在很早的時候就有的。他用歌舞降神，爲人祈禱，做他的職業。男謂之覡，女謂之巫。而以女子充當的爲尤多，故巫尤著名。又因他們的職業做他們的姓，凡是他們一流的人，都稱巫某。如巫彭，巫咸，巫賢，巫陽，都是古代的巫人。

巫彭，見於呂氏春秋，說：「巫彭作醫，巫咸作巫。」巫咸，除呂氏春秋外，見於書經，說：「巫咸乂王家。」他是殷代賢臣。又見於楚辭，說：「巫咸將夕降兮。」王逸註：「巫咸，古神巫也。」巫賢見於書經，說：「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或謂巫咸之子。巫陽，古代之善占卜者，見於楚辭。這些人以巫爲姓，也就是以巫爲業。巫咸既爲殷代賢臣，可見在殷時已有。不過據我們的理想，在殷以前早已有了。

他們既然以歌舞降神爲業，他們自然要編造許多神話來。不過這些神話是怎樣，缺乏記載，我們不得而知。我們在文學作品中，可以看見巫覡的神話，當推楚辭爲最。

楚詞中的九歌本就是巫覡降神之歌，他所降的神，就是：

東皇太一。 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稱東皇。

雲中君。 雲神，名豐隆。

湘君。 堯之女舜之妃。舜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湘、江之間，死而爲神。一稱湘君，一稱湘夫人。見史記秦始皇本記及劉向列女傳。

湘夫人。

大司命。 司命，星名。 史記天官書謂：文昌六星，四曰司命。晉書天文志謂三台六星，兩兩而居，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主壽。

少司命。

東君。 日神。

河伯 河神。抱璞子：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馮夷，又作冰夷。山海經：冰夷人面而乘龍。

山鬼　王逸引莊子：「山有夔」爲註。是爲木石之怪。

國殤　死於國事者。爾雅：無主之鬼謂之殤。

禮魂　以禮善終之魂。

以上各種鬼神，都是楚國地方所祀的，都是楚國巫女所能歌舞而降的。照上面的解釋看：

東皇太一，雲中君，大司命，東君，是日月星辰之神。很和希臘的神話相似。湘君，湘夫人，河伯，是人死而爲神。山鬼，是怪。國殤，禮魂，是鬼。

屈原既修改了九歌，又本九歌推廣而爲離騷；（離騷有許多神話，亦屢言巫。）於是巫覡的神話，就在文學中佔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晉、唐小說中說神說鬼的話，都是從此演繹出來的。今引數則爲例如下：

清溪廟神（南北朝吳均續齊諧記）

『會稽趙文韶爲東宮扶侍，坐清溪中橋與尚書王叔卿家隔一巷，相去二百步許。秋夜佳月，悵然思歸，倚門唱「西夜烏飛。」其聲甚哀怨。忽有青衣婢年十五六，前曰：「王家娘子白扶侍聞

君歌聲，有門人逐月游戲，遣相聞耳。」時未息，文韶不之疑，委曲答之。亟邀相過。須臾，女到，年十八九，行步容色可憐，猶將兩婢自隨。問家在何處。舉手指王尚書宅曰：「是。聞君歌聲，故來相詣。豈能爲一曲耶？」文韶卽爲歌「草生盤石，」音韻淸暢。又深會女心，乃曰：「但令有瓶，何患不得水！」顧謂婢子：「還取箜篌，爲扶侍鼓之。」須臾至，女爲酌兩三彈，泠泠更增楚絕。乃令婢子歌「繁霜，」自解裙帶繫箜篌腰，叩之以倚歌。歌曰：「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歌：「繁霜侵曉暮。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歌闋，夜已久。遂相停燕寢。竟四更，別去。脫金簪以贈文韶。文韶亦答以銀椀，白琉璃匕各一枚。旣明，文韶出，偶至淸溪廟，歇神坐上。見椀，甚疑，而悉委之屏風後。則琉璃匕在焉。箜篌帶縛如故。祠廟中惟女姑神像，靑衣婢立在前。細視之，皆夜所見者。於是遂絕。當宋元嘉五年也。」

這是一個女神的故事。淸溪廟不知是甚麼來歷。但可斷言他和九歌中的神很相像。

丁新婦（晉干寶搜神記）

「淮南全椒縣，有丁新婦者，本丹陽丁氏女。年十六，適全椒謝家。其姑嚴酷，使役有程，不如限

者，仍便笞捶。不可堪。九月九日，乃自經死。遂有靈響，聞於民間。發言於巫祝曰：「念人家婦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九日，勿用作事。」見形，著縹衣，戴青蓋，從一婢，至牛渚津，求渡。有兩男子，共乘船捕魚，仍呼求載。兩男子笑共調弄之。言：「聽我爲婦，當相渡也。」丁嫗曰：「謂汝是佳人，而無所知。汝是人，當使汝入泥死；是鬼，使汝入水。」便却入草中。須臾有老翁，乘船載葦，嫗從索渡。翁曰：「船上無裝，豈可露渡！恐不中載耳。」嫗言無苦。翁因出葦半許，安處不著船中，徑渡之。至南岸，臨去，語翁曰：「吾是鬼神，非人也。自能得過。然宜使民間粗相聞之。翁之厚意，出葦相渡，深有慚感，當有以相謝者。若翁速還去，必有所見，亦當有所得也。」翁曰：「恐燥溼不至，何敢蒙謝！」翁還西岸，見兩男子覆水中。進前數里，有魚千數，跳躍水邊，風吹至岸上。翁遂棄葦，載魚以歸。於是丁嫗遂還丹陽。江南人皆呼爲丁姑。九月九日，不用作事。咸以爲息日也。今所在祠之。」

這是一個女鬼的故事，是一個吊死鬼的故事，也和九歌裏的鬼相像。後來小說中說吊死鬼特別的有靈，都本於此。

王敬伯（唐鄭哲才鬼記）

『晉王敬伯，字子升，會稽人。美姿容，善琴。年十八，任爲東宮扶侍。休假還鄉，行至吳通波亭，維舟中流，月夜理琴。有一美女子，從三少女，披幃而入。施錦被於東床，設雜果，酌酒相獻酬。令小婢取箜篌作宛轉歌。婢甚羞澀，低回殊久，云：「昨宵在霧氣中彈，今夕聲不能揚。」女追之，乃解裙中出金帶，長二尺許，以挂箜篌，彈絃作歌。女脫頭上金釵扣琴，和之。歌曰：「月既明，西軒瑟復淸。良宵美醴且同醉，朱絃發響新愁生。歌宛轉，宛轉婉以哀。願爲星與漢，光景共徘徊。」又曰：「悲且傷，參差共成行。低紅掩翠渾無色，金徽玉軫爲誰鏘。歌宛轉，淸復悲。願爲烟與霧，氤氳共容姿。」天明，女留錦四端，臥具，繡枕囊，幷珮各一雙爲贈。敬伯以象板牙火籠，玉琴爪答之。來日，聞吳令劉惠明亡女舟中失錦四端及女郎臥具，繡囊，珮等。檢括諸同行，至敬伯船而獲之。敬伯具言夜來之事，及女儀狀，從者容質，幷所答贈物。令使檢之，於帳後得牙火籠，箱內篋中得玉琴爪。令乃以婿禮敬伯，厚加贈遺而別。敬伯問其部下之人，云：「女郎年十六，名妙容，字稚華，去冬遇疾而逝。未死之前，有婢名春條，年十六，一名桃枝，年十五，皆能彈箜篌，又善宛轉歌，相繼而死。並有姿容。昨從者，是此婢也。」敬伯因號其琴曰「感靈」。』

這是一個女鬼的故事，也和九歌裏的鬼相像。總之：他們都是出於巫覡。如丁新婦有云：「遂有靈響，聞於民間，發言於巫祝曰：……」可見丁新婦的顯靈，乃是巫女的把戲。因巫女的隨口亂說，借此騙錢，便替後來小說中添了無數女神，女鬼做材料。不過關於女神，女鬼的小說，若根據民間傳述而來的，是出於巫女的信口亂道。若憑文人的幻想而寫成的，乃又是變例了。

戰國時的四派說完了，再說在晉、唐以後，另有一種新的材料加入，就是和佛經一並輸入進來的印度神話。佛教輸入中國的時期，和中國的哲學，文學，風俗等等，發生莫大的關係。這些事大家都知道的。如今單說小說；小說在晉、唐以後，也有一部分印度化了。

佛教本有「顯」「密」之分。大概密教重符咒，顯教重哲理。今流傳於西藏等地的是密教，流傳於中國本部的是顯教。晉、唐人的小說，有取材於密教的，有取材於顯教的。有說明是印度故事的，有取材於彼而托名為中國故事的。也有以佛教中的人物及其思想，而融化於中國神話中的，我們可說他是印度化的中國神話。如晉人王嘉的拾遺記，有一則云：

『燕昭王七年，沐骨之國來朝，則申毒國之一名也。有道術人，名尸羅。問其年，云「百四十歲。」

荷錫，持瓶，云「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喜衒惑之術，於其指端，出浮圖十層，高三尺。乃諸天神仙，巧麗特絕。列幢蓋鼓舞繞塔而行。人皆長五六分。歌唱之音，如眞人矣。尸羅歕水爲雰霧，闇數里間。俄而復吹爲疾風，雰霧皆止。又吹指上浮圖，漸入雲裏，又於左耳出青龍，右耳出白虎。始出之時，纔一二寸，稍至八九寸。俄而風至雲起，卽以一手揮之，卽龍虎皆入耳中。又張口向日，則見人乘羽蓋，駕螭鵠，直入於口內。復以手抑胸上，而開衣袖之中，轟轟雷聲。更張口，則向見羽蓋螭鵠，相從口中而出。尸羅常坐日中漸漸覺其形小，或化爲老叟，或變爲嬰兒，倏忽而死，香氣盈室。時有淸風來吹之，更生，如向之形。呪術衒惑，神怪無窮。」

按：他所說的申毒，就是身毒，（音天竺，又音捐篤）就是印度。他說燕昭王時，當然是假托的。後人著書，往往假託古人之名，以取信於人，就是莊子所說的「重言」。（重言的解釋，詳見下文寓言一節中。）這一段說的道人的幻術，和張道陵，茅君，河上公等絕不相同。所說的呪術衒惑。呪，本是梵文。中國原沒有這個字。這是他記一個印度僧人的故事，而言明了是是印度僧人的故事，和中國的神仙不相干。

又如干寶的搜神記中，有記天竺胡人一則云：

『晉，永嘉中有天竺胡人，來渡江南。其人有數術，能斷舌，復續，吐火。所在人士聚觀。將斷時，先以舌吐示賓客。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頭。半舌猶在。既而還取含續之。坐有頃，坐人見舌，則如故，不知其實斷否。其續斷，取絹布與人各執一頭，對剪，中斷之。已而取兩斷合視，絹布還連續，無異故體。時人多疑以爲幻。陰乃試之，眞斷絹也。其吐火，先有藥在器中，取火一片，與黍糖合之，再三吹呼，已而張口，火滿口中，因就爇取以炊，則火也。又取書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衆共視之，見其燒爇了盡。乃撥灰中，舉而出之，故向物也。』

這也是記一個印度僧人，也說明白了是印度僧人的故事。

至如取材於彼，而托爲中國故事的，這就使人很不容易辨別了。如南北朝吳均續齊諧記有陽羨書生一則云：

『東晉陽羨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臥路側。云：「脚痛，求寄彥鵝籠中。」彥以爲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負籠而去，都不覺

重。甫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爲君薄設。」彥曰：「甚善。」乃於口中吐一銅盤奩子，奩子中具諸饌殽，海陸珍羞方丈。其器具皆是銅物。氣味芳美，世所罕見。酒數行，乃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要之。」彥曰：「甚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絕倫。共坐宴。俄而書生醉臥，此女謂彥曰：「雖與書生結妻，而實懷外心。向亦竊將一男子同來。書生既眠，暫喚之。願君勿言。」彥曰：「甚善。」女人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穎悟可愛。仍與彥敍寒溫。書生臥欲覺，女子吐一錦行障，書生仍留女子共臥。男子謂彥曰：「此女子雖有情，心亦不盡。向復竊將女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泄言。」彥曰：「善。」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二十許。共讌酌。遊調甚久。聞書生動聲，男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子，還內口中。須臾，書生處女子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更吞向男子，獨對彥坐。書生然後謂彥曰：「暫眠遂久。君獨坐，當悒悒耶？日已晚，便與君別。」還復吞此女子。諸銅器悉內口中。留大銅盤，可廣二尺餘，與彥別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彥大元中爲蘭臺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散。散看其銘題，云是漢永平三年所作也。」

按：這個故事，明明說是許彥的事，明明說許彥在綏安山中遇見書生。書生贈許彥的銅盤，明明說是漢永平三年造。人名，地名，年號，都是中國的。看起來全是中國故事。其實，他是印度故事。雜譬喻經云。

昔梵志作術，吐出一壺，中有女子與屏，處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復作術，吐出一壺，中有男子，復與共臥。梵志覺，次第互吞之，拄杖而去。

吳均的話，全是本此而衍成的。這個祕密，在唐朝段成式已經道破了。（酉陽雜俎續集）更不待我來替他揭穿。又有看起來像是出於佛書，而一時沒有尋出確實證據的，如續齊諧記的徐秋夫一則就是。其原文云：

「錢塘徐秋夫，善治病。宅在湖溝橋東，夜聞空中呻吟聲，甚苦。秋夫起，至呻吟處，問曰：「汝是鬼耶？何爲如此。饑寒須衣食耶？抱病須治療耶？」鬼曰：「我是東陽人，姓斯，名僧平。昔爲樂遊吏，患腰痛死。今在湖北，雖爲鬼，苦亦如生。爲君善醫，故來相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縛茅作人，按穴鍼之，訖，棄流水中可也。」秋夫作茅人，爲鍼腰目二處。并復薄祭，遣人送後湖中。及

瞑，夢鬼曰：「已差。幷承惠食。感君厚意。」秋夫，宋元嘉六年，爲奉朝請。」

又如前面所引的左元放的故事，他是出於佛書，一望而知，就是前面所引的枕中記，作者的思想，也是從佛書得來的。金剛經云：

一切有爲法，如夢，如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一篇枕中記，無非是闡明這幾句話。無非是說明一個「空」字。然而他並非直抄佛書，只可說他是印度化了。

這些印度的神話，在晉、唐小說中，雖然很多，但是晉、唐人的小說，不曾普及到平民社會。此外在小說中不甚著名，而流傳於平民社會，最爲普徧的，則有觀音菩薩。觀音有種種的靈異事蹟，流傳人口。其次，則爲目蓮破地獄救母的故事，有地方把他拿來編成戲劇。

觀音和目蓮就成了印度化的中國神話中重要人物。而元人西遊記出現，小說界中就出了部重要的印度化的神話書。因爲他既以唐僧爲重要主人，又以取經爲主要材料，然中間又夾雜了一些道教的思想，彼此融化在一起；這一部書，又流傳得很廣，雅俗皆知；所以可說他是一部最重要的

印度化的中國神話書。

第二節　寓言

寓言，是世界各國都有的。不過，在西洋已經獨立了，不把他放在小說之內。如人人所知道的伊索寓言，就是一個例。在中國，寓言和小說不能十分別得清楚。例如前面所引的枕中記，說他是神話，也可以；說他是寓言也可以，然一般的人，都說他是小說。

究竟甚麼叫寓言？我且照中國古書上的寓言二字的定義說來：莊子有寓言篇，說道：「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宣穎注云：「寄寓之言，十居其九；引重之言，十居其七。」甚麼叫寄寓之言？就是造出一件故事，寄託一種很深的意思。甚麼叫引重之言？就是自己造出一件故事來，却是託爲古人之事，而使他爲後世所重。總之：寓言，重言，性質差不多，都是憑空造出來的故事。不過寓言，並不借用古人的名字；重言是借用古人的名字。寓言中的名字，某甲，某乙，是隨意造出來的。重言中的名字，如堯、舜、孔子等，都是借用他們的名字，而爲後世所重。換一句說：就是冒古人的名，而欺騙後人罷了。

如今先說寓言與稗史（稗史的解釋，詳見下節。）的分別，稗史，是根於實事；寓言，是憑空造出來的故事。這個很容易明白。再說寓言與神話的分別。神話，不必根於實事；寓言，也不根於實事，然神話無目的，不過是荒唐之談能了；寓言有目的，就是他造這個故事，他並不是沒有意識的。

做寓言的，大概是哲學家。他要用有趣味的方法，寫出一種精深的哲理來。那麼，寓言就是一個好方法了。全世界最著名的寓言產生地，一共有三個：一是印度，一是希臘，一是中國。

印度的寓言，在佛經中，中國在南北朝時，已有譯本。其中最著名的一部，就是百喻經。其他如雜譬喻經等，還有許許多多。希臘的寓言，就是伊索寓言。中國在二十年前，有了譯本。西洋各國的寓言，都是學著希臘的。却是有人說：伊索當時做這本寓言，是印度寓言已傳到希臘去，伊索受了他的影響而作的。（見鄭振鐸印度寓言序。）此說果確，希臘寓言，可算是出於印度了。不過這話我現在還沒得到確切的證明。最近，俄國托爾斯泰的寓言，是很有名的；但他有一部份，就是取材於印度寓言。這事，我已有確實的證明了。

中國的寓言，在周、秦時，就很發達。不見得遲於印度。諸子中的莊子、韓非子，其中寓言都很多。經

中的孟子，史中的戰國策，其中也有很好的寓言。

現在選錄印度，希臘，及中國的寓言，各數則如下：

『昔摩羅國，有一刹利，得病極重，必知定死，誡勅二子：「我死之後，善分財物。」二子隨教，於是死後作爲二分。兄言弟不平。爾時有一愚老人言：「教汝分物，使得平等。現所有物，破爲二分。云何破之？所謂衣裳，中割二分。瓶亦復中破爲二分。所有瓮瓨，亦破作二分。錢亦破作二分。如是一切所有財物，盡皆破之而作二分。」如是分物，人所嗤笑。』（百喻經）

『昔有一長者，遣人持錢至他園中買庵婆羅果，而欲食之。而勅之言：「好甜美者，汝當買來。」卽便持錢往買其果。果主言：「我此樹果，悉皆美好，無一惡者。汝嘗一果，足以知之。」買果者言：「我今當一一嘗之，然後當取。若但嘗一，何以可知。」尋卽取果，一一皆嘗。持來回家，長者見之，惡而不食，便一切都棄。』（百喻經）

『二人同行，遇熊於道。其一攀樹而登，翳葉以避。其一攀樹莫及，佯死於地。熊嗅其身，殆遍。其人閉氣如尸。熊忌死人，久乃去。攀樹者下，笑語之曰：「熊附君耳何語？」對曰：「熊戒我勿與畏死

者爲友。遇難不相扶攜，而先其身。」嗟夫患難至，交情見！』(伊索寓言)

『二女同產。一儷圃，一偶陶。其父一日至圃者之家，存其女並問所業。女曰：「吾健，業亦豐。然吾日惟望雨耳。雨集，則果樹花蔬當彌盛。」父更至陶者之家。女獨喜晴。晴則範土易燥。父乃謂其女曰：「若兄望雨，爾獨祈晴。戾其應而同其願，吾固無如何耳。」』(伊索寓言)

『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莊子)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會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語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其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於材與不材之間。」』(莊子)

『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余助苗長矣。」其子趨而

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矣；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子）

『宋人有耕於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韓非子）

以上所選錄的中國寓言，都是周，秦時的寓言。到了晉朝人假托的列子，其中寓言更多。但這是中國和印度交通以後，所產生的作品了。列子中的寓言，如：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漚同鷗。）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當作數）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皆從汝遊，汝取來我玩之。」明日，至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列子）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返。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列子）

這都是很好的寓言。而漚鳥一則，也是佛經的思想。

以後的文人，柳子厚喜讀諸子，也喜讀佛書，所以子厚文中，有許多寓言。蘇東坡喜讀佛經。故東

坡文中，也有寓言。

柳文中的寓言，如種樹郭橐駝傳，是頗有名的。他的全篇，就是拿種樹比治民，闡明老子「無爲而治」的道理。其他如蝜蝂傳，三戒等篇，都是很好的寓言。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曰：「甚善！名我固當。」因舍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爲觀遊，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視效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實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活，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

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官理非我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而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蘇東坡的寓言，如日喻贈吳彥律一篇，可以做個代表。其文云：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為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與？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於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喩以告之。」

他的思想出於佛經，也可一望而知。

柳子厚和蘇東坡文集中的寓言，都可以獨立成篇，和周秦時的片言隻語不同。此外再有桃花源記，也是寓言。他就是虛構此境，闡明老子「小國寡民」的道理。他的格局，也就是一篇小說。

第三節　稗史

前面所說的神話和寓言，他們雖然是小說的一部份；然而可以算是小說，也可以脫離小說而獨立。至於稗史，他和神話，寓言，有些不同。他是小說中的重要份子。在小說中佔的勢力很大。所以有

許多的人承認他是小說的正宗。

稗史所包括的很廣大約區分像下面幾類：（A）民間傳說，（B）野史，（C）異人傳，（D）名人逸事，（E）社會狀況，（F）自傳。如今逐類說來：

（A）民間傳說

民間傳說，就是流傳於平民口上的故事。他的發生很早，甚至於在有文字以前。他的傳播也很廣，無論是那個窮鄉僻壤，尋不出書本子的地方，而野老農夫的口上，總有幾個「以口耳相授受」的故事。在他國，這樣的故事，大概都有記載；在中國，是有些不同。民間的故事雖然很豐富很美麗，卻只流傳在平民口上，沒有這樣記載民間傳說的專書。直到最近七八年來，纔有人從平民口上搜集來，寫在書册子上。如徐文長故事，呂洞賓故事，鳥的故事，都是民間傳說的專書。其他散見於日報雜誌上的也不少。

不過，照我看起來，這樣的民間傳說，也不是絕對的沒有記載在書本子上面的。如周，秦諸子上所記的故事，固然多數是寓言和重言，然也有一小部份是民間傳說。（寓言的說明，已見於前面。重

書中寓言居十之七重言居十之九）不過，到現在很不容易指出那一個是那一個不是。

在子書中，固然有民間傳說；在史書中，也是有的。例如史記句踐世家中的莊生，和留侯世家中的圯上老人，商山四皓，後來的史學家，都覺得其人其事，不在情理之中，不能據爲信史，只不過是當時候的一種民間傳說，太史公並不曾十分審查便把他採入史記中罷了。

由此可見民間傳說，不是絕對的沒有記載過在書本子上，只沒有專書罷了。我記得我在做小孩子時，常聽見鄉間婦女們講故事，講得非常的有趣；但是這些故事，在書本子上是找不到的。不料近來竟在搜神記上找到兩個，他所記的，恰和我當年所聽見的一樣。搜神記，這部書是晉人的作品，（干寶作）是一部很早的書了，當年我聽見鄉間婦女們說的那兩個故事，還是先見於搜神記，慢慢的流傳到平民口上，久而久之，只以口耳相傳授，而不知道他的來歷麽？還是先有這種民間傳說，作搜神記的採取入書，而一方面還是流傳在平民口上，直至今日，仍是相傳未失麽？這個我不能斷定。但是，照搜神記的原文看起來，確是像民間傳說。現在且先看他的原文罷！

「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西北隙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大十餘圍。土俗常懼。東治都尉及屬城長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禍，或與人夢，或下諭巫祝，欲得啗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並共患之。然氣厲不息。共請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出而吞嚙之。累年如之，已用九女，爾時預復募索，未得其女。將樂縣李誕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不聽。寄曰：「父母無相，惟生六女，無有一男，雖有如無。女無緹縈濟父母之功，既不能供養，徒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早死。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豈不善邪」 父母慈憐，終不聽去。寄自潛行，不可禁止。寄乃告請好劍，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詣廟中坐。懷劍，將犬。先將數石米粢，用蜜麨灌之，以置穴口。蛇便出。頭大如囷，目如二尺鏡。聞粢香氣，先啗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嚙咋。寄從後斫得數創。瘡痛急，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視穴，得其九女髑髏，悉舉出，咤言曰：「汝曹怯弱，爲蛇所食，甚可哀愍！」 於是寄女緩步而歸。越王聞之，聘寄女爲后，拜其父爲將樂令，母及姊皆有賞賜。自是東治無復妖邪之物。其歌謠至今存焉。」

「魏郡張奮者，家本巨富，忽衰老財散，遂賣宅與程應。應入居，舉家病疾，轉賣鄰人阿文。文先

獨持大刀，暮入北堂中梁上。至三更，竟忽有一人，長丈餘，高冠，黃衣，升堂呼曰：「細腰！」細腰應喏。曰：「舍中何以有生人氣也？」答曰：「無之。」便去。須臾有一高冠，靑衣者；次之，又有高冠，白衣者，問答並如前。及將曙，文乃下堂中。如向法呼之，問曰：「黃衣者爲誰？」曰：「金也。在堂西壁下。」「靑衣者爲誰？」曰：「錢也。在堂前井邊五步。」「白衣者爲誰？」曰：「銀也。在牆東北角柱下。」「汝復爲誰？」曰：「我杵也。今在竈下。」及曉，文按次掘之，得金銀五百斤，錢千萬貫。仍取杵焚之。由此大富。宅遂淸寧。』

上面第一個故事，是記一個貧家女子殺蛇的事。很容易看得出是民間傳說。李寄，眞有這人，或並沒有這個人，或是雖有其人其事，而傳說的人，格外加了些誇張的話，現在都不可考了。總之：可斷定他是民間傳說。

上面第二個故事，有些像神話，有些像寓言。因爲他涉及神怪，故像神話；而含着一個「物各有主，不可妄得」的教訓，故像寓言。但是，他是表現平民的一種思想，可知他是民間傳說。且在結構上說，三個怪相重複的地方，絕和外國的民間傳說相像。（原文甚簡，若譯爲現代文，則其問答時相同

的話，要敍述三遍。）所以可斷定他是民間傳說。

因此類推，搜神記全書中，有許多是民間傳說。他雖然是名叫搜神記，偏於神話，我們實在可以當他一部很早的民間傳說看。

再者：近世的聊齋誌異，和閱微草堂筆記，這兩部書，都是貴族式的文人的作品。而聊齋的表面，且又注重文彩，完全和平民文學不相干，實在他們也都是民間傳說。

這話怎樣講呢？相傳蒲留仙作聊齋誌異的時候，他擺了一個茶攤子在城外，遇着路上走過的人，不論他是雅，是俗，就請他喝茶，要他講故事。他們所講的，蒲留仙就拿來做小說的材料。這話如眞，不是民間傳說是甚麼？至於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他於許多條的前面或後面，都註明了，這個故事是某人說的，某人說的。而那些說的人，也至不一。固然有所謂士大夫，然而鄉下人老媽子等等，也是講這些故事的一份子。從鄉下人老媽子口中得來的材料，不是民間傳說是什麼？蒲留仙，紀曉嵐作小說，眞會取材；只不過他們不知道保存平民原有的口吻，因此減了不少的價值。再有一層，也是一個缺點。那些講故事供給他們做材料的人們，或者也是有心編造出一個故事，向他們討好；這個

故事，也就是矯揉造作的，而不是自然的，那也沒有價值了。總之：聊齋誌異和閱微草堂筆記不及搜神記好，搜神記不及近人直接從平民口中搜集來的專書好。

現在選錄幾個民間傳說爲例，如下：

蠶的故事

『已經過去的一個很古很古的時代，有一個軍官，他在某一天，到很遠的地方去從軍了。家裏所捨下的人，除了他妻子和一個妙齡的女兒外，便是一個有功的馬。據他說所以不帶馬走的緣故，是因爲他在主人跟前有過很大的功勞，故而永遠不用他，而給以上等食料。

「這軍官自從走了以後，一直經過許久的時候，還不回去。家中所捨下的妻和女，自然是掛念殊深。於是求仙問卜，各法做盡。終日在萬急中希望萬一的成效，並且又很急燥的宣佈說「如果有能將丈夫找回的，無論是誰，情願把自己的女兒許配於他」

「但這種賞格發出以後，那應徵的當然是很多，而效果則可以說簡直沒有。不過，相傳久了，不免人人都要知道，而且以他軍官之威名，更加之以招贅的利益，所以人們都很歡喜替他宣傳。

而最後便不免要被那匹有功的馬所知道了。

『這匹馬既知道了，於是便跳躍而狂叫，像瘋了似的，跳躍而狂叫。甚而至於斷絕了飲食。馬夫無法了，便報告給他女主人。但她一來，那馬更是跳躍而狂叫，似乎表示他可以找到牠的主人。而她並不知道牠的意思，只以爲牠討厭囚犯般的生活，於是便立時將牠放了，任牠自由去。

『牠既脫開繩鎖的束縛，便一直跑了。可是過了幾天，牠卻負了牠的主人一同回來了。

『這時他們一家團圓，自然是更重視這匹馬。還特意囑馬夫，殷勤的侍奉。可是無論怎樣的殷勤，牠卻總是不滿意於一切，還是在跳躍而狂叫。且每次見了牠應當婚娶的未婚妻時，便更加跳躍而狂叫，似乎要和伊作愛之接吻。後來，這事被牠的主人發覺了，便非常之忿恨。有時本良心一想，自己卻也以爲委實應該婚配給牠。但終於以牠馬的低賤，而就此便賴婚了。

『他曾有一次，誠實對馬說了這番意思。而馬還是很利害的跳躍而狂叫，幾乎要死一般的急燥。於是他的主人，便很忿怒的把牠殺了。

『殺過了，便剝去馬皮，掛在院裏的牆上。在這一天，那位應婚配給馬的姑娘，在院經過，忽然

一陣怪風，馬皮早已飛起，立刻把姑娘捲了。從此便變成一個蠶了。』

按這個故事，爲近人所述，見鳥的故事中。然搜神記中也有的，和他一樣。只不過軍官的女兒，是沒有母親的。許婚，賴婚，都由他自己作主。

呂洞賓故事之一

『在唐初的時候，岳州城裏的人，想在洞庭湖的旁邊，修造岳陽樓。無奈修好又倒了。所以修了幾年，還是沒有成功。有一天下午，來了一個道人式的木匠，來求見那個監修岳陽樓的人。他說：「能於三個月內，把岳陽樓修好。」又說：「岳陽樓底下有個蝙蝠精，你們修起來又倒了的原故，就是他在裏面作怪。假使你們要我來修理，我今晚就要施點法術，先把他壓住。到了明天，你們可多請點工人來，聽我的調遣。」那個監修的人，居然信用他了。他於是就作了總工頭。他問他的名字，他也不告訴他們。後來工人太多了，岳州城裏缺少了菜蔬。他就每天拿些木屑，抛到洞庭湖裏面，於是這些東西，都變了一些很小的銀魚。他們吃的菜，又不起恐慌了。所以只有兩個月零十天，岳陽樓就修好了。他在修好這個樓的第二天，錢也不拿的走了。那些監修的人，在那個第二層的

牆上，看見他題了兩句詩，纔知道他是呂洞賓。所以岳陽樓裏面，是供着呂洞賓的雕像。那兩句詩是：

「三過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呂洞賓題。」

『呂洞賓造好了岳陽樓的那一天，他在那第三層的樓上，掛了一塊長方形的扁額，上面寫的是「虫二」兩個字。據說從唐朝掛到清朝，人家都不知道是什麽意思。到光緒年間，有一位姓徐的學台，到岳州來主考；有一天到岳陽樓去遊，他抬頭看見了這塊「虫二」的牌子，他順口的說道：「這個第三層樓上掛塊『無邊風月』的小扁，眞是恰當極了。」這句話剛說完，那塊牌子就掉下來了。』（見呂洞賓故事第一集）

徐文長故事之一

『徐文長買白菜賣菜的說：「一文一斤。」他說：「一文兩斤。」賣菜的粗魯地答說：「那只好買糞吃。」徐文長便不再計較，說他要照討價買下了。可是秤來秤去，費了許多工夫。賣菜的覺得很餓了，等徐文長進去算賬之後，他看見桌上有兩個燒餅，便拿來吃了。徐文長出來向桌上張

望。賣菜的便說：「這里兩個燒餅，是我借吃了。」徐文長頓足道：「這是砒霜燒餅，我拿來藥老鼠的。」賣菜的十分驚慌道：「那怎麼好呢？」徐文長道：「現在已經來不及叫醫生。聽說醫砒毒，只有糞清最好。你還是到糞缸那裏吃一點罷！」賣菜的性命要緊只得去吃。徐文長隨對他說道：「究竟是誰吃了糞呢？」」（見徐文長故事第一集）

按呂洞賓和徐文長的故事很多，這不過各舉一個爲例。這一個吃糞的故事，吾鄉也有的，只不過不是徐文長的故事，而是趙鼎官的故事。

石門探寶

『我從前聽人家說：浙江石門地方，有一座山，叫做石門山。因爲這山的脚下，有兩扇石門，終年緊閉，從沒有人能够把他開過。有一年，這石門地方有一家農戶人家，種了十多畝的冬瓜，籐蔓蜿蜒，綠葉紛披，很是濃茂。那農人以爲今年的收成，一定很好的了。豈知久而久之，祇結了一個冬瓜。這冬瓜，卻比平常的大了數倍。農人因爲費了許多栽培灌溉的心力，祇不過得到一個大冬瓜，未免惱恨。氣得索性連看都不去看了。

『豈知那一天，忽然來了一個江西人，問可要賣那枚大冬瓜。農人回說不賣，那江西人一定要買。問他要多少代價，無論一千八百都可答應。農人詫異說：「冬瓜外面很多，你何必定要買我那個呢？」江西人道：「我自有用處，你可不必管他。」這農人很是固執的，說道：「你如能把用處說明，我便賣給你。否則無論如何不賣。」江西人爭執不過，只得向他說明道：「這冬瓜，就是這裏石門的鑰匙。每當日中時候，祗須把他向石門上猛撞三下，那二扇石門便會開放。這石門裏儲藏着無數珍珠寶貝，瑪瑙，珊瑚，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不難立刻致富。」農人喜得跳起來道：「我又不傻不呆，我既有了這致富的寶鑰，何不自己去發財，誰願意再賣給別人呢？」那江西人受了一頓搶白，無可奈何，祗得怏怏而去。

『農人立刻去把冬瓜摘下，藏在家裏。到了明天，一個人抱着到山脚下，用力在石門上撞了三下。只聽得豁喇喇一聲響亮，那永不開啓的二扇石門，果然開放得壁直。農人深恐冬瓜放在外面，被人竊去，喜孜孜的帶進了石門。心想：「我現在進去時，是個貧無儋石的農人，少頃出來時，便是腰纏累累的富翁了。」豈知進去走得不多幾步，兩扇石門，砰的一聲，依然緊緊關上。農人在內

大聲叫喚。那裏有人聽得農人的家屬，等到傍晚，不見農人回來，急忙趕到石門邊看時，那裏有一些蹤跡。只得大哭而回。大家都埋怨江西人害人。

『隔了一天，那江西人又來探問，得到了些什麽寶貝。農人的兒子，氣得暴跳如雷，一把拖住了他，要同他拚命。鬧動了左右鄰舍來看熱鬧。及至問明底細，大家都說農人不應自己貪心，以致葬身石窟。有人問江西人：「究竟怎樣取法，方可得到裏面的寶貝」？據說：「去時要二人同去，並預備好火燭，把門撞開之後，一人秉燭入內，一人守在外面。等到午刻將終，急忙再撞三下；裏邊的人，便可出來。倘然一交未刻，把冬瓜撞破，都沒用了。現在農人不但不依法去取，還把鑰匙放在鎖內，從此這寶藏永遠沒有開放的希望了」說畢，不勝惋歎。』（見新聞報）

熟豆發芽

『從前某處地方，有戶人家，住着夫妻二人。後來生了一個兒子，聰明穎秀，伶俐異常。不必說，他父親自然十分鍾愛。光陰易逝，轉瞬間，這孩子已到斷乳時期，他母親不知患了什麽病，便一命嗚呼了。

『再過幾年，他父親因爲沒得內助，深感不便，於是續娶了一位夫人。不上一年，也生了一個兒子。這位夫人心思本來很惡，現在自己旣有了兒子，於是看待前妻之子，和眼中釘一般。久想將他弄死。只恐旁人議論，所以不敢動手。一天，竟被他想出一個法子來。

『他暗暗拏了一粒煮熟的豆，給前妻之子；又拏了一粒生豆，給自己親生子。幷囑咐他們道：「你二人將這豆子，拏到某地去種：等到生了芽的時候，就可以回來；若是沒生，就不准回來」唉！諸君請想煮熟的豆子，怎能夠發芽呢！這不是明明要趕出前妻之子嗎！

『這孩子也知道後母的惡計，看看手中的豆子，不覺悲傷起來，很怨自己命薄。過了一回，只好領着弟弟出門而去。這時候，正是暮春三月，一路上春鳥和鳴，百花爭放，天然風景，連名畫工也描寫不出。他們兄弟二人，走得倦了，便坐路旁休息。做哥哥的，手裏拿着熟豆子；只是納悶。忽然間，弟弟看見他哥哥的豆子上有一條裂縫，以爲他哥哥的豆子，就會發芽的。自己的豆子，卻沒有這縫。於是便想和他哥哥掉換。便開口問道：「哥哥！你這個就會發芽的豆子；我和你換，好嗎？」原來他弟弟這時不過十歲左右，所以不懂豆子生熟。他哥哥不肯。無奈他弟弟一定要掉，只得答應下

來。又自己暗暗想：「弟弟是母親的親生子，種熟豆不發芽，也許准他回家。」他二人把豆子掉換後，又起身向目的地前進。到了那個地方，二人各把自己的豆子種下。前妻之子，得了弟弟掉換的生豆子，不上三天功夫，居然生出雪白的嫩芽來，於是照母親所囑「先發芽先回去」的話，回去了。這時獨留着弟弟坐在寂寞無人處，怎能够望豆發芽呢？再過幾天，他弟弟竟不見了。後來因此變了一種鳥，名叫「子規。」到了現在，那種鳥還發出一種極悲慘的聲音，叫道：「哥哥不錯！母親眞錯！」作規勸母親的話。所以有「子規鳥」的名兒。」（見少年雜誌）

現在總結這一節。說說民間傳說的幾個特點如下：

(一)民間傳說，可代表平民的生活，及平民的思想。

(二)民間傳說是最早的小說，是最普徧的小說，是最自然最樸質的小說。

(三)民間傳說，富於地方的彩色。

(四)民間傳說，往往和神話相雜。這是因爲平民的知識，脫不了神話的關係。

(五)民間傳說，因爲傳來傳去，不免有誤傳或增删的地方。所以同是一個故事，甲說的和乙

說的，大同小異；而丙，而丁，所說的。又和甲乙所說的大同小異。所以近人根據平民口述而記載的。也往往彼此互異。就是搜神記和同時人所記的。也有「同一故事彼此略有歧異」的地方。

(B)

「野史」二字，就是對於「正史」而言的。我們要說明甚麼叫野史，就是須先說明甚麼叫正史。正史二字，照字面解釋起來，就是正式的歷史。那麼野史，就是非正式的歷史。不過，誰是正式，誰是非正式，這界限也很不容易畫清。照中國的舊習慣說：二十四史，謂之正史。此外尚有編年體，如通鑑，紀事本末，如左傳紀事本末，通鑑紀事本末等；雖無正史之名，然也算正式的歷史。此外在周秦時代的古史，如戰國策等，雖非正式的歷史，然人家也當他是歷史看，而不當他是小說看。至如漢以後的作品，如漢武帝內傳。（託名班固作。）趙飛燕外傳，（題名伶玄作。）西京雜記，（劉歆作。）那就是漢代的野史，後人都當他是小說看。而開天傳信錄，（鄭綮作。）明皇雜錄，（鄭處誨作。）朝野僉載，（張鷟作。）就是唐代的野史，後人都當他是小說看。石林燕語，（葉夢得作。）齊東野語，（周密作。）就

是宋代的野史，後人都當他是小說看。明，清兩代，都有許多這一類的野史。

不過，我們現在發生一個疑問。就是：二十四史，是不是能算正史？譬如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史記，他原是採集許多他書而編成的。他的材料，除了尚書、左傳、國策、國語等古史而外，差不多兼及同時候的楚漢春秋。試問楚漢春秋，豈不就是後來西京雜記，明皇雜錄一類的書麼？同是一件事：經他採取了，就算正史；沒經他採取，就算野史。這是說不通的，就因爲他採取時，也沒有經過嚴格的審查，也沒有準確的標準。所以一般人公認爲是正史，未必眞是正史。反轉來說：野史中間，也包括着許多有價値的材料。我們要的確指定誰是正史，這不但不是在小說範圍以內，（是歷史家的事。）而且是一件極困難的事。我們暫時置而不論。

我們只說說野史的性質罷。野史，大概有幾種特質如下：

（一）所謂正史，大概是偏於國家重要的事情而記載得也很簡單。尤其是中國的正史，所記的，大都是一姓的與亡存敗，和一朝的典章制度。（專講典章制度的書，舊時在歷史中另是一體，名爲政書。）社會上的事，固然不注意；就是皇帝家裏的瑣碎事情，而與興亡存敗有關的，也都略而不記。

野史裏就充滿了這一類的材料。

(二)正史在史記以後，就沒有精彩。因爲作者大概受了皇帝的監察，顧着忌諱，對於皇帝家裏的事，不敢老實說話。所以名爲正史，實非信史。若野史因不受皇帝的監察，反可以自由說話，比較的可信。這兩點，是野史的好處。

(三)野史旣不受束縛自由說話；然自由太過了，往往把道聽塗說的話，一并記下來，絕對不審査一下，而且夾雜些談鬼說怪的神話在裏面。體例非常的蕪雜。

(四)因爲自由說話，作者往往利用這一點，對於自己有仇怨的人，任意詆毀；而對於自己有恩惠的人，又過分的恭維。這雖然在做正史的班固和陳壽，也不能免，(詳見史通。)而野史更甚。這兩點，是野史的壞處。

野史的體例，大槪又分三種：第一種，是傳記體，記一個人的事，如漢武帝內傳，趙飛燕外傳，虬髯客傳，(唐張說作。)梅妃傳，(唐曹鄴作。)李師師外傳，(宋人作，名失傳。)都是。第二種，是雜記體。是零零碎碎的記一些事，如西京雜記，齊東野語，都是。第三種，是紀事本末體，是記一件事的始末，如

唐人的迷樓記，開河記，（皆記隋煬帝事。皆題名韓渥作）都是。

以上三種之中，第一，第三兩種，篇幅太長，這裏不能舉以為例。前面所引的幾篇，除了李師師外傳，是宋人的作品而外，其他都分見於漢魏叢書及唐代叢書中，讀者可以自己找來參考。但這不過略舉幾篇為例，此外的作品很多，不及徧舉了。

第二種篇幅較短，可以選錄幾條，附在下面做一個例：

新豐（劉歆西京雜記）

『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鬬雞，蹴踘，以此為懽。今皆無此，故以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故新豐多無賴，無衣冠子弟故也。高祖少時，常祭枌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高祖既作新豐，幷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其匠人胡寬所營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故競加賞贈。月餘，致累百金。』

舞馬（鄭處誨明皇雜錄）

「玄宗嘗命教舞馬四百蹄，各爲左右，分爲部目，爲某寵，某家驕。時塞外亦有善馬來貢者，上俾之教習，無不曲盡其妙。因命衣以文繡，絡以金銀，飾其鬃鬣，間雜珠玉。其曲爲之傾盃樂者，數十回。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牀，乘馬而上，旋轉如飛。或命壯士舉一榻，馬舞於榻上。樂工數十人，立左右前後，皆衣淡黃衫，文玉帶，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節，」命舞於勤政樓下。其後上既幸蜀，舞馬亦散在人間。祿山常覩其舞而心愛之，自是因以數匹寘於范陽，其後轉爲田承嗣所得，不之知也，雜之戰馬，置之外棧。忽一日，軍中享士，樂作，馬舞不能已。廝養皆謂其爲妖，擁篲以擊之。馬謂其舞不中節，抑揚頓挫，猶存故態。廄吏遽以馬怪白承嗣。命箠之甚酷。馬舞甚整，而鞭撻愈加，竟斃於櫪下。時人亦有知其舞馬者，懼暴而終不敢言。」

駱賓王（孟棨本事詩）

「唐考功員外郎宋之問，以事累貶黜。後於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行吟。且爲詩曰：「鷲嶺鬱岧嶢，龍宮鎖寂寥。」第一聯搜奇覃思，終不如意。有老僧點長命燈，坐大禪牀，問曰：「少年夜久不寐，而吟諷甚苦，何也？」之問答曰：「弟子業詩，適遇欲題此寺，而與思不屬。」僧曰：「試

吟上聯！」卽吟與之。再三吟諷，因曰：「何不吟『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聞愕然，訝其遒麗。又續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水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橋。」僧所贈句，乃爲一篇之警策。遲明，更訪之，不復見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駱賓王也。」之問詰之；答曰：「當徐敬業之敗，與賓王俱逃。捕之，不獲。將帥慮失大魁，得不測罪；時死者數萬人，因求類二人者，函首以獻。後雖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業得爲衡山僧，年九十餘，乃卒。賓王亦落髮，偏遊名山，至靈隱，以周歲終。當時雖敗，且以興復唐朝爲名，故人多護脫之。」

高辛廟　（葉夢得石林燕語）

『太祖皇帝微時，常被酒，入南京高辛廟，香案有竹杯筊，因取以占己之名位。以一俯一仰爲聖筊；自小校而上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忽曰：「過是則爲天子乎？」一擲而得聖筊。天命豈不素定矣哉！晏元獻爲留守，題廟中詩，所謂「庚庚大橫兆，謦欬如有聞。」蓋記是也。』

甲子生丙子生　（劉績霏雪錄）

『宋高宗時，饔人瀹餛飩不熟，下大理寺。優人扮兩士人，相貌各異。問其年，一曰：「甲子生。」

一曰：「丙子生。」優人告曰：「此二人者皆合下大理。」高宗問故。優人曰：「餃子，餅子皆生，與餛飩不熟者同罪。」上大笑，赦原饔人。

袁海叟（陸深金台紀聞）

「袁凱字景文，別號海叟。有海叟集行於世，國初詩人之冠冕。仕爲御史。太祖高皇帝嘗欲戮一人，皇太子懇釋之。召凱問曰：「朕欲刑之而東宮欲釋之，孰是？」凱對曰：「陛下刑之者，法之正；東宮釋之者，心之慈。」太祖怒，以爲凱持兩端，下之獄。凱下獄，三日不食。太祖遣人勸之食，已而宥之。每臨朝，見凱，輒曰：「是持兩端者。」凱一日趨朝，過金水橋，詭得風疾，仆不起。太祖曰：「風疾當不仁。」命以木鑽鑽之。凱忍死不爲動。以爲踢茸不才，放歸田里。凱歸，以鐵索鎖項，自毀形骸。太祖每念之，曰：「東海走卻大鰻鱺，何處尋得！」遣使即其家，起爲本郡儒學教授。鄉飲爲大賓，凱瞠目熟視使者，唱月兒高一曲。使者復命，以爲凱誠風矣，遂置之。聞之都主事玄敬穆。余少聞故老談，景文既以疾歸，使家人以炒麵攪沙糖，從竹筒出之，狀類猪犬下，潛佈於籬根水涯；景文匍匐往取食之。太祖使人覘知，以爲食不潔矣。豈所謂自免於禍者耶！」

我們讀了新豐和舞馬，可知道漢高帝和唐玄宗是怎樣的侈豪。我們讀了駱賓王，可以知道反抗武則天失敗的志士的末路是怎樣。我們讀了高辛廟，可以知道宋太祖沒做皇帝時生活是怎樣。（這事很像明太祖的故事。恐是後人雜入宋人葉夢得書。）我們讀了甲子生丙子生，可以知道南宋時宮廷供奉是怎樣的滑稽；而當時的皇帝怎樣的大度容他們這樣的行爲。我們讀了袁海叟，可以知道明太祖待人怎樣的刻薄；而袁凱又怎樣的機智。這些事，都是所謂正史裏不大有的。野史所記的，雖然也有不實的地方，然他多少總有一些可信的地方。我們多看一些，從各方匯合起來，誰可信，誰不可信，自然可以知道。例如南宋宮廷供奉的滑稽行爲，初看起來，好像是不可信。其實，記這一類的事極多，不是僅僅這一條，可知決不是假造的。乃是當時有這種風氣。又如紀宋太祖微時的事，中有南京云云，在宋初沒有南京的名目，可知道他是明人的贋品。（漢武帝內傳託名班固作；雜事祕辛託名漢人作，皆不可信。）諸如此類。我們多看一些，就可以知道。

（C）異人傳

稗史裏的第三種，就是異人傳。在前一節，已經說過：野史裏也有傳記體，如漢武帝內傳，趙飛燕

外傳，虬髯客傳，李師師外傳等等就是。既然野史中有了傳記體，這裏爲甚麼又有異人傳呢？大概野史中傳記，是和政治有關係的人的傳。異人傳，是和政治沒關係的人的傳，因爲中國的舊習慣，正史以政治爲中心；野史雖不比正史，然也偏於政治，所以和政治有關而可以補正史所未備的材料，都劃入野史。和政治沒有關係的，我們分爲異人傳名人軼事，社會狀況，自傳等等。

異人傳可以說是創始於司馬遷。史記中的刺客列傳，滑稽列傳，遊俠列傳，都是異人傳。本來在正史裏，史記以前，也沒有傳記體；在小說裏，史記以前，更沒有異人傳了。司馬遷發明了一個傳記的體例，而且把刺客，遊俠，都做了傳，確是一種創作。不過，刺客，遊俠等傳，前人只當他歷史看，我們可當他小說看。

史記而後的正史裏面，如新五代史的一行傳之類，都可歸入我們的異人傳裏。

除了正史以外，還有單獨流傳的異人傳。要算西漢末劉向的列女傳爲最早。此外晉人作品很多，如皇甫謐有高士傳，陳壽有益都耆舊傳等等。他們的體例，大概分爲兩種：一種，是以人品相同的，搜集在一起，如高士傳之類；這還是脫不了史記刺客，游俠的老法。第二種，是以同地方的人，搜集在一

起，如益都耆舊傳之類；這是較後的體例了。

此外單獨一人成一篇的，在唐朝很多。如鄭懷古的杜子春傳，楊巨源的紅線傳，白行簡的李娃傳，薛調的劉無雙傳，在唐代叢書裏是很多的。他們很講究詞彩，人家一直把他們當小說看。所謂「唐人小說」是很有名的。

宋以後，「唐人小說」式的異人傳，不大見了。而從唐至清，所謂「文集」裏，包含着不少的異人傳。然而人家多當他是「古文」而不當他是小說。在唐人，如韓愈的圬者王承福傳，柳宗元的宋清傳，李商隱的李賀小傳；在宋人，如蘇軾的方山子傳，陸游的陳氏老傳；在明人，如宋濂的李疑傳，高啓的南宮生傳，陸容的阿留傳，袁宏道的徐文長傳；在清人，如魏禧的大鐵椎傳，侯方域的馬伶傳，王猷定的湯琵琶傳，吳偉業的柳敬亭傳：諸如此類，舉不勝舉。大概打開任何一部文集來，中間總有幾篇異人傳。這些異人傳，固然一般的人，都認他是古文，而不認他是小說；然也有少數的人，知道他是小說。如「桐城古文家」批評侯方域的文像小說。（見呂璜初月樓古文緒論）這雖是他不滿意於侯方域的話，卻是能認識他是小說。前人最有卓見的，是張山來，他選了一部虞初新志，大膽的把

埋沒在「古文」中的小說尋出來，編在一起，還他一個本來的面目。後來再有虞初續志，近人跟着他以「虞初」爲名的再有好幾部。然不得不佩服張山來的眼光，能首先在「古文」中尋出小說來。

史記中的異人傳，人家多看見過的，況且前面第一章裏也引過一段，所以這裏不引了。唐人的李賀小傳，宋人的方山子傳，也已見前面第一章。現在只引晉人的異人傳，和唐人小說中的異人傳，清人文集中的異人傳各一二篇爲例，如下：

韓康（皇甫謐高士傳之一）

『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也。常遊名山，采藥賣於長安市中，口不二價者三十餘年。時有女子買藥於康，怒康守價，乃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欲避名，今區區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遂遯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時，乃備玄纁安車以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佯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

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中路逃遁，以壽終。」

他以高士傳爲總題目，韓康爲高士之一。其他的人，都是韓康一流的人物。這一篇，可以代表唐以前的異人傳。如今再看唐人單獨一人成一篇的異人傳是怎樣。

紅線傳　（楊巨源）

「潞州節度使薛嵩家，有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召俾其掌牋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頗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遽令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淦陽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臺節度使令狐章女。三鎮締交爲姻婭，使蓋日浹往來。而田承嗣常患肺氣，遇熱增劇，每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廩給，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選良日，將併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轅門已閉，杖策庭除間，惟紅線從焉。紅線曰：「主自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

繫安危，非你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憂者。」嵩聞其語異，乃曰：「我不知汝是異人，我暗昧也。」遂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重恩，一日失其疆土，數百年勳伐盡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憂焉。暫放某一到魏城，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途，五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他則待某卻迴也。」嵩曰：「倘事或不濟，反速其禍，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也。」乃入閨房，飾其行具。梳烏蠻髻，貫金雀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絇履，胸前佩龍文匕首，額上書太一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不過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落，驚而起問，即紅線迴矣。嵩喜而慰勞，問事諧否。紅線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傷殺否？」曰：「不至是，但取牀頭金合為信耳。」紅線曰：「某子夜前三刻，即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止於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卒步於庭下，傳叫風生。某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家親翁止於帳內，鼓跌酣眠，頭枕文犀，髻包黃縠，枕前露七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珠，壓鎮其上。然則揚威玉帳，坦其心豁於生前，熟寢蘭堂，不覺命懸於手下。寧勞擒縱，只益傷嗟。時則蠟炬烟微，爐香燼委，侍人四佈，

兵仗交羅，或頭觸屏風，鼾而嚲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乃拔其簪珥，縻其襦裳，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雞動野，斜月在林。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聊副於咨謀。當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經過五六城。冀減主憂，敢言其苦。」嵩乃發使入魏，而遺田承嗣書曰：「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却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馬箠撾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乃以金合授之。奉承之時，驚怛絕倒。遂留使者止於宅中，狎以宴私，多其錫賚。明日，專遣使齎帛三萬匹，名馬二百匹，雜珍異等，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親姻。往當捧轂後車，來則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并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個月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今將安往？又方賴於汝，豈可議行？」紅線曰：「某前本男子，遊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癥，某以芫花酒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殺其三人。陰力見誅，陷爲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凡俚。幸生於公家，今十九歲矣，身厭羅綺，口窮甘鮮，寵待

有加，桀亦甚矣。況國家建極，慶且無疆。此卽違天，理當盡弭。昨至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列士謀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遂其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爲居山之所。」紅線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留，乃廣爲餞別。悉集賓僚，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紅線酒，請座客冷朝陽爲詞。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歌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僞醉離席，遂亡所在。』

這一篇，不但是情節較爲熱鬧，而且詞彩也很絢爛。可以做「唐人小說」的代表。此外再看文集中的異人傳。（唐宋人的，第一章裏已有過，這裏單錄清人的文一篇。）

湯琵琶傳（王猷定）

『湯應曾邳州人。善彈琵琶，故人呼爲「湯琵琶」云。貧無妻，事母甚孝。所居有石楠樹，構茅屋，奉母朝夕。幼好音律，聞歌聲輒哭。已學歌，歌罷，又哭。其母問曰：「兒何悲？」應曾曰：「兒無所悲也，心自淒動耳。」世廟時，李東垣善琵琶，江對峯傳之，名播京師。江死，陳州蔣山人獨傳其妙。時周

落有女樂數十部，咸習蔣技，罔有善者，王以爲恨；應眘往學之，不期年而成。聞於王。王召見，賜以碧鏤牙嵌琵琶，令著宮錦衣，殿上彈胡笳十八拍，哀楚動人。王深賞，歲給米萬斛，以養其母。應眘由是著名大梁間。所至狹邪爭慕其聲，咸狎暱之。然頗自矜重，不妄爲人奏。後征西王將軍招之幕中，隨歷嘉峪，張掖，酒泉諸地，每獵及閱士，令彈塞上之曲。戲下顏骨打者，善戰陣，其臨敵，令爲壯士聲，乃上馬殺賊。一日，至榆關，大雪，馬上聞觱篥，忽思母，痛哭，遂別將軍去。夜宿酒樓，不寐，彈琵琶作觱篥聲，聞者莫不隕涕。及旦，一鄰婦詣樓上曰：「君豈有所感乎？何聲之悲也？妾孀居十載，依於母而母亡，欲委身，無可適者。願執箕帚爲君婦。」應眘曰：「若能爲我事母乎？」婦許諾。遂載之歸。襄王聞其名，使人聘之。居楚者三年。偶汎洞庭，風濤大作，舟人惶擾失措。應眘匡坐彈「洞庭秋思，」稍定。舟泊岸，見一老猿，鬚眉甚古，自叢箐中，跳入篷牕，哀號中夜。天明，忽抱琵琶躍水中，不知所在。自失故物，輒悒悵不復彈。已，歸省母。母尙健而婦已亡，惟居旁坏土在焉。母告以：「婦亡之夕，有猿啼戶外。啓戶不見。婦謂我曰：『吾待郎不至，聞猿啼，何也？吾殆死。惟久不聞郎琵琶聲，倘歸，爲我一奏石楠之下。』」應眘聞母言，掩抑哀痛不自勝。夕，陳酒漿，彈琵琶於其墓而祭之。自是猖狂自放，日荒酒

色。値寇亂，負母謌食兵間、耳目聾瞽，鼻漏，人不可邇。召之者，隔以屏障，聽其聲而已。所彈古調百十餘曲大而風雨雷霆；與夫愁人，思婦百蟲之號，一草一木之吟，靡不於其聲中傳之。而尤得意於「楚漢」一曲。當其兩軍決戰時，聲動天地，瓦屋若飛墜。徐而察之：有金聲，鼓聲，劍弩聲，人馬辟易聲。俄而無聲。久之，有怨而難明者，爲楚歌聲；淒而壯者，爲項王悲歌慷慨之聲，別姬聲。陷大澤，有追騎聲。至烏江，有項王自刎聲，餘騎蹂踐爭項王聲。使聞者始而奮，既而恐，終而啼泣之無從也。其感人如此。應督年六十餘，流落淮浦。有桃源人見而憐之，載其母同至桃源，後不知所終。」

「軫石王子曰：古今以琵琶著名者多矣，未有如湯君者。夫人苟非有至性，則情必不深，烏能傳於後世乎！戊子秋，予遇君公路浦，已不復見君靉者衣宮錦之盛矣。明年，復訪君，君坐土室，作食奉母。人爭賤之。予肅然加敬焉。君仰天呼呼曰：「已矣！世鮮知音，吾事老母百年後，將投身黃河死矣。」予悽然，許君立傳。越五年，乃克爲之。嗚呼！世之淪落不偶，而歎息於知音者，獨君也乎哉。」

我們讀了以上幾篇，可以知道異人傳是甚麼了。所謂異人，是包括高士，英雄，俠客，佳人，才子，隱逸，和尚，道士，及一切稀奇古怪的人。而其中尤以俠客，英雄，佳人，才子爲多。自從史記游俠，刺客二傳，

開了俠客英雄之端；司馬相如一傳，作了佳人，才子之倆：經過唐人的極力提倡，直到淸末及民國初年，還是不斷的出產所謂武俠小說，和所謂言情小說。卻是敍高士及隱逸之流的小說，到不容易看見。而這一類的作品，以晉人爲多。這因爲晉代盛行老，莊，哲學的緣故。

總之：所謂高士，英雄，俠客，佳人，才子等人的生活，都是浪漫生涯。異人傳，正和外國的浪漫派相似。所以我們可以當他浪漫小說看。

(D)名人軼事

名人軼事，和異人傳是差不多的。他們所不同的地方：異人傳，是敍一個人一生的事情；名人軼事，是記一個人的零碎的事情。在經，子中，所記的古人的零碎的事情，有近於小說的，我們也可以當他是名人軼事看。例如論語中的長沮桀溺一節，就是記孔子的軼事。今錄其文如下：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歟？」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同

避）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又如莊子讓王篇中間一節，就是記曾子的軼事。今錄其文如下：

『曾子居衛，縕袍无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這樣的軼事，在經子中，可以尋得出許多。不過在諸子中，有多半是寓言和重言罷了。（寓言，重言的解釋見前。）

純然的名人軼事，可以拿世說新語為代表。世說新語，是南北朝劉義慶做的。他所記的，全是漢魏以來名人的軼事。今摘錄數條如下：

明帝（世說新語又見裴子語林）

『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

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羣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阮步兵（世說新語）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眞人樵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膝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仡然不應。復敍有爲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㗖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乃向人嘯也。」

除了純然的名人軼事而外，再有許多名人軼事，夾雜在雜記，叢談，詩話等書內。自晉至淸，很多很多。不勝偏舉。

還有一種名人軼事，他是記一部份人的軼事。如唐人孟棨的本事詩，我們可以當他是詩人的軼事看。如明末余懷的板橋雜記，我們可以當他是當時候所謂名士名妓的軼事看。

也有獨立成一篇，夾雜在文集中的，例如方苞的左忠毅公軼事便是。也有專錄一個人的零碎事而成書的，如近人的東坡軼事便是。

這些例，我們可以不必多引，我們已知道軼事是甚麼了。

軼事的價值，能補傳記所不及，恰等於野史的價值，能補正史所不及。因為要做成一篇有起有結，經過組織的傳記，往往不能把許多零碎事情，夾雜在裏面。只有軼事，沒組織，沒系統，零零碎碎，可以隨意寫的，反而容易收納許多材料。

(E)社會狀況

社會狀況，是記社會上的瑣碎事情。他卻是平民的歷史；不是帝皇的歷史，也不是貴族的歷史。拿我們現代的眼光看國家以平民為主體，平民歷史自然比帝皇歷史，貴族歷史為重要。但是以前的人，以為這些事是無關輕重，不很注意。在所謂「正史」裏，固然全不說起；而在小說裏，也比較的少見。

雖然古代的「稗官」，是採訪社會狀況的專官，(稗官解釋見前。)但是他們所採訪的成績，

現在都不傳了。現在所能看見的就社會狀況的小說，以荊楚歲時記爲最古。他是晉人宗懍作的，是記荊楚地方的風俗的。大概社會狀況，可分爲三類：第一，爲一個地方的社會狀況；第二，爲一個時代的社會狀況；第三，爲特殊社會的狀況。譬如荊楚歲時記，就是屬於第一類。（這種風俗，時代愈久，則傳播愈廣，（當時候荊楚風俗，到後來差不多傳播到長江流域全部份。）但是這樣純粹的社會狀況作品很不易見。有許多，雖然也有標明一個地方，如唐人劉恂的嶺表錄異，宋人范成大的桂海雜志之類，他中間所載的，幷不限於社會狀況。同時，卻有許多社會狀況，夾雜在筆記，叢談之中；於是我們就要向那些舊書堆裏去尋找了。現在略舉數例如下：

麻陽風俗（清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

「湖南麻陽縣某鎭，凡紅白事，戚友不送套禮，只送分金。始於一錢，而極於七錢。蓋一洋之數也。主人必設宴相待。一錢者止准食一菜，三錢者三菜，五錢者偏殽，七錢者加簋。故賓客雖滿堂，少選，一菜進則堂隅有人擊小鉦而高唱曰：「一錢之客請退。」於是紛然而散者若干人；三菜進則又唱曰：「三錢之客請退。」於是紛然而散者又若干人；五錢以上不擊，而客已寥寥矣。

這可見一個地方的社會狀況之一斑。

汴京閨閣妝抹（宋袁褧楓窗小牘）

『汴京閨閣妝抹，凡數變；崇寧間，少嘗記憶作大髻方額。政宣之際，又尙急把垂肩。宣和以後，多梳雲尖巧額，鬢撑金鳳。小家至爲剪紙襯髮，膏沐芳香，花靴弓屣，窮極金翠。一襪一領，費至千錢。』

這是記宋朝汴京婦女的妝飾，可以見當時候社會狀況之一斑。他說一襪一領，費至千錢，好像是驚爲奢侈；但在今日看起來，也就很尋常了。

麴院街之酒店（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

『朱雀街西過橋，謂之麴院街。街南則過仙正店。前有樓子，後有臺，都人謂之臺上。此一店，最是酒店上戶。銀瓶酒七十二文一角，羊羔酒八十一文一角。酒梢桶如長水桶，面安㰖口，每梢三斗許，一貫五百文。』（按：角，爲量名。）

這是孟元老在南渡後，追記汴京繁盛之事。當時候京城中第一酒店，只不過前有樓，後有臺，而

都人謂之「臺上」；則其他酒店皆無臺，只這酒店有臺，可想而知了。當時候京城第一酒店，只比得今日上海的起碼酒店罷。這一條也是一個時代的社會狀況。

洋錢 (清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

『粵中所用之銀不一種：曰連，曰雙鷹，曰十字，曰雙柱，此四種來自外洋。曰北流錠，曰鏹：此二種出自近省，皆乾隆初年以前所用。其後外洋錢有「花邊」之名，來自米時哥。又有「鬼頭」之名，來自紅毛。亦謂之「公頭」。(中略) 福公康公節制兩粵，爵嘉勇公，有司以「公頭」之名，犯公爵，禁之。令民間呼爲「番面錢」。以畫像如佛，故又號「佛番」。南韶連肇多用「番面」，潮雷嘉瓊多用「花邊」。粵中用錢千畝百鑿，率皆爛板。其發江浙者，曰「出艙光板」，無一鏨痕。每圓以廣平稱之。足重七錢二分。以尋常通用爛錢易之，每圓加二三分，四五分不等。』

這是記前清時，外國銀幣初流入中國，廣東人用錢幣的情形。許多專名，都是一般人所不知道的。這一條，可說是包括一個地方的社會狀況，及一個時代的社會狀況。

板橋雜記二則 (清余懷)

『舊院，人稱曲中。前門對武定橋，後門在鈔庫街。妓家鱗次比屋而居。屋宇清潔，花木蕭疎，迥非塵境。到門，則銅環半啓，珠箔低垂。升階，則猧兒吠客，鸚哥喚茶。登堂，則假母肅迎，分賓抗禮。進軒，則丫鬟畢妝，捧豔而出。坐久，則水陸備至，絲肉競陳。定情，則目挑心招，綢繆宛轉。紈袴少年，繡腸才子，無不魂迷色陣，氣盡雌風矣。妓家，僕婢稱之曰「娘」，外人呼之曰「小娘」，假母稱之曰「娘兒。」有客，稱客曰「姐夫。」客稱假母曰「外婆。」』

『樂戶統於教坊司，司有一官以主之，有衙署，有公座，有人役，刑杖，籤牌之類；有冠，有帶。但見客則不敢拱揖耳。』

這是記明末清初南京地方娼妓社會的狀況。娼妓社會爲一種特殊社會。故這一條，可說是一種特殊社會的狀況。

服妖（近人春冰室野乘）

『服妖之說，夥然有之。昔史所記如南唐之「天水碧，」北宋之「女眞妝，」南宋之「錯到底，」「快上馬，」其事皆信而有徵。（中略）光緒中葉，輦下王公貝勒，暨貴游子弟，皆好作乞丐裝。

余嘗親見之。不知其所自始。而一國若狂，爭以寒乞相尙。初僅見諸滿洲巨室，繼而漢大臣之子孫，亦爭效之。淄川畢東河尙書之諸孫，蓋無人不作此裝也。今其家已式微矣。猶憶壬辰夏六月，京師熇暑特盛，偶登錦秋墩逭暑。（錦秋墩者，在南西門內，直陶然亭之北，都人呼之曰窯臺。崔然小阜，高不及二丈，頂平寬可畝許，雜樹環之；四圍皆葦塘，無人家煙火，故盛夏無暑氣。每歲午節後，輒有人設茶肆於此，陳百戲雜耍，兼沽村酒。竹籬茅棚，頗有村落間氣象也。）鄰座一少年，面黧黑，枯瘠如柩。盤辮髮於頂，以骨簪貫之。（京師無賴子，夏間皆作是裝。）袒裼赤足，僅著一犢鼻褌，長不及膝，穢黑破碎，幾不能蔽其私。脚躡草履，破舊亦如之。最奇者，右拇指穿一漢玉班指，數百金物也。雕羽扇一，碧玉爲之柄，價亦不下百金。箕踞而飲酒。聆所談，皆市井穢褻語。然酒家傭奔走其側無停晷。趨事惟謹，不類待他客；方深異之。俄而夕陽在山，遊人絡繹歸。忽見臺下一朱輪後檔車，行馬二十餘擁之，衆皆大詫。因駐足觀其竟。則見有冠三品冠，拖花翎者兩人作侍衞狀，一捧帽合衣包，一持盥盤漱盂之屬，詣少年側，鵠立啓曰：「大爺輿已駕矣。傍晚尙有某王府飯局，須早去也。」少年竦然起，取巾頮面訖，一舉首，觀者愈驚愕，幾失聲。蓋嚮之黧黑者，忽變而白如冠玉也。然後悟其以

煤灰塗面耳。盥漱既竟，徐徐著衣冠，則寶石頂而三眼翎者。兩侍衛擁以下。既登車，游龍流水，頃刻渺矣。庸保乃耳語余曰：「此某貝勒也。」余益駭曰：「何至是？」友人哂曰：「君尚不知輦下貴人之風氣乎！」乃屈指爲述某王，某公，某都統，某公子，皆作是時世妝。若此貝勒者，猶其稍守繩檢者耳。因慨然曰：「不及十年，其將有神州陸沈之變乎！」友人故旗籍，官內務府，故知之如此其悉也。果未及十年，而有庚子之亂。」（下略。）

這是記前清末年北京貴遊子弟的生活之一斑。這也可算是一種特殊社會的狀況。

總觀以上各條，社會狀況是甚麽，可以知道了。本來社會狀況，在小說中，是最有價值的。不過，在中國的舊小說裏，爲着「社會狀況」而寫「社會狀況」的不多。其他，不過是目的非寫「社會狀況」，而讀者間接可以知道些社會狀況罷了。以上所舉的各例，可算爲着「社會狀況」而寫「社會狀況」的。其他間接可以看出社會狀況的，這裏不多錄了。

在舊小說裏，關於記一個地方的社會狀況，多偏於所謂「蠻荒之地」。如唐人的嶺表錄異，宋人的桂海雜志，無不如此。清人的南越筆記，苗疆風俗考，黑龍江外紀，也都是注意僻遠地方的奇怪

風俗，而不注意於一般平民的日常生活。

關於記特殊社會的狀況，多偏於娼妓社會，與優伶社會。如明末清初的板橋雜記，清人的秦淮畫舫錄，揚州畫舫錄，京塵雜錄等書，都是本來娼妓與優伶，（指古代的優伶。）都是貴族的附屬品；所以寫這兩種特殊社會的小說，仍是不脫貴族的範圍。而作者的眼光，也和我們讀者的眼光不同。作者并不是要考察他們社會的狀況，只不過把娼妓優伶當玩物罷了。（品花寶鑑，也是一部寫優伶社會的書，不過是形式不同罷了。最近出的海上繁華夢九尾龜，都是寫娼妓社會的書。）

（F）自傳

用自己的口吻，說自己的歷史，再要眞確也沒有了。所以，作小說的，寫自己的事情，比較寫旁人的事情，更要深刻。因此，自傳的價值，也是很高的。

中國文學家，自己作傳的，首推司馬遷。史記中間的一篇自序，就是自傳。此外，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也就是自傳。此後，唐人白居易有醉吟先生傳，陸龜蒙有江湖散人傳，宋人歐陽修有六一居士傳，鄭思肖有一是居士傳，也都是自傳。而清人汪价的三儂贅人廣自序，洋洋萬言，更是好小說了。後

來沈三白的浮生六記尤爲自傳中的傑作。自司馬遷的太史公自序，至沈三白的浮生六記，自傳的變遷，不過是如是罷了，太史公自序，和五柳先生傳人家大都已看見過的，這裏不錄。三儂自序太長，成了專書，這裏也不能照錄。只酌錄江湖散人傳一篇，和浮生六記一段，以爲自傳之例。究竟，江湖散人傳，偏於說明命名的理由，幾乎變了說明文。（六一居士傳一是居士傳也是如此）所以最好的自傳，還是浮生六記。

浮生六記是前清乾隆時蘇州人沈三白作的。本有六卷，今失其二，只賸了四卷。清末始有鉛印本，今有新標點印本。

江湖散人傳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爲時之怪民。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乃從而稱之。人或笑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爲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大者也。在太虛中一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望斯須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稽有用乎！水之散爲雨，爲露，爲霜雪。水之局爲潴洳，爲潰，爲污。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

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入。士之局，埴不可以爲埞，甓不可以爲盂。得非散能通變化，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爲散歌，散傳，以志其散。』

浮生六記之一節

『芸素有血疾，以其弟克昌出亡不返，母金氏復念子病沒，悲傷過甚所致。自識憨園，年餘未發。余方幸其得良藥，而憨爲有力者奪去，以千金作聘，且許養其母。佳人已屬沙吒利矣。余知之而未敢言也。及芸往探，始知之。歸而嗚咽，謂余曰：「初不料憨之薄情乃爾也！」余曰：「卿自情癡耳！此中人何情之有哉！況錦衣玉食者，未必能安於荊釵布裙也。與其後悔，莫若無成。」因撫慰之再三。而芸終以受愚爲恨。血疾大發。牀席支離，刀圭無效。時發時止，骨瘦形銷。不數年，而逋負日增，物議日起，老親又以盟妓一端，憎惡日甚。余則調停中立，已非生人之境矣。芸生一女，名青君，時年十四，頗知書，且極賢能，質釵典服，幸賴辛勞。子名逢森，時年十二，從師讀書。余連年無館，設一書畫舖於家門之內，三日所進，不敷一日所出。焦勞困苦，竭蹶時形。隆冬無裘，挺身而過。青君亦衣單股慄，猶強曰：不寒。因是，芸誓不醫藥。偶起牀，適余有友人周春煦自福郡王幕中歸，倩人繡心經一部。芸

念繡經可以消災降福，且利其繡價之豐，竟繡焉。而春煦行忽忽，不能久待。十日告成。弱者驟勞，致增腰痠頭暈之疾。豈知命薄者佛亦不能發慈悲也。

「繡經之後，芸病轉增。喚水，索湯，上下厭之。有西人賃屋於畫鋪之左，放利債爲業。時倩余作畫，因識之。友人某向渠借五十金，乞余作保，余以情有難卻，允焉。而某竟挾資遠遁，西人惟保是問，時來饒舌。初以筆墨爲抵，漸至無物可償。歲底，吾父家居，西人索債，咆哮於門。吾父聞之，召余訶責曰：「我輩衣冠之家，何得負此小人之債？」正剖訴間，適芸有自同盟姊，適錫山華氏，知其病，遣人問詢。堂上誤以爲憨園之使，因愈怒曰：「汝婦不守閨訓，結盟娼妓；汝亦不思習上，濫伍小人。若置汝死地，情有不忍。姑寬三日，限速自爲計。遲，必首汝逆矣。」芸聞而泣曰：「親怒如此，皆我罪孽，妾死，君行，君必不忍；妾留，君去，君必不捨。姑密喚華家人來，我強起問之。」令青君扶至房外，呼華使問曰：「汝主母特遣來耶？抑便道來耶？」曰：「主母久聞夫人臥病，本欲親來探望，因從未登門，不敢造次。臨行囑付倘夫人不嫌鄉店簡褻，不妨到鄉調養，踐幼時燈下之言。」蓋芸與同繡日，曾有疾病相扶之誓也。因囑之曰：「煩汝速歸稟知主母，於兩日後放舟密來。」其人既退，謂余曰：「華

家盟姊，情愈骨肉。君若肯至其家，不妨同行。但兒女攜之同往，旣不便。留之累親，又不可。必於兩日內安頓之。」時余有表兄王藎臣，一子，名韞石，願得青君爲媳婦。芸曰：「聞王郎懦弱無能，不過守成之子，而王又無成可守；幸詩禮之家，且又獨子，許之可也。」余謂藎臣曰：「吾父與君有『渭陽之誼』，欲媳青君，諒無不允。但待長而嫁，勢所不能。余夫婦往錫山後，君卽稟知堂上，先爲童媳，何如？」藎臣喜曰：「謹如命！」逢森亦託友人夏揖山轉薦學貿易。安頓已定，華舟適至。時庚申之臘二十五日也。芸曰：「孑然出門，不惟招鄰里笑，且西人之項無著，恐亦不放。必於明日五鼓，悄然而去。」余曰：「卿病中能冒曉寒耶？」芸曰：「死生有命，無多慮也！」密稟吾父，亦以爲然。是夜，先將半肩行李，挑下船。令逢森先臥。青君泣於母側。芸囑曰：「汝母命苦，兼亦情癡，故遭此顛沛。幸汝父待我厚，此去可無他慮。兩三年內，必當布置重圓。汝至汝家，須盡婦道。勿似汝母。汝之翁姑，以得汝爲幸，必善視汝。所留箱籠什物，盡付汝帶去。汝弟年幼，故未令知。臨行時，託言就醫，數日卽歸。俟我去遠，告知其故，稟聞祖父可也。」旁有舊嫗，卽前卷中曾賃其家消暑者，願送至鄉，故是時陪侍在側，拭淚不已。將交五鼓，煖粥共啜之。芸強顏笑曰：「昔一粥而聚，今一粥而散，若作傳奇，可名喫粥

記。」逢森聞聲亦起，呻曰：「母何爲？」芸曰：「將出門就醫耳。」逢森曰：「起何早？」曰：「路遠耳。汝與姊相安在家，毋討祖母嫌。我與汝父同往，數日卽歸。」雞聲三唱，芸含淚扶嫗，啓後門，將出，逢森忽大哭曰：「噫！我母不歸矣！」青君恐驚人，急掩其口而慰之。當是時，余兩人腸已寸斷，不能復作一語，但止以勿哭而已。青君閉門後，芸出巷十數步，已疲不能行。使嫗提燈，余背負之而行。將至舟次，幾爲邏者所執。幸老嫗認芸爲病女，余爲壻，且得舟子皆華氏工人，聞聲接應，相扶下船。解維後，芸始放聲痛哭。是行也，其母子已成永訣矣。』

第三章　中國小說形式上之分類及研究

第一節　記載體

我們前面所說的，都是關於實質上的分類，如今再說形式上的分類。尋常有兩個不十分準確的見解，現在先辨明如下：

(一)有一種人說：中國的小說，在形式上分爲文言，白話，彈詞，傳奇四種。文言的小說，如聊齋就是一個代表。此外晉、唐人的小說，都叫文言小說。白話小說，如三國演義就是一個代表。此外如紅樓夢等，都叫白話小說。彈詞，如筆生花就是一個代表。此外天雨花等，都叫彈詞。傳奇，如桃花扇就是一個代表。此外如長生殿等，都叫傳奇小說。這一說不十分準確。因爲三國演義和紅樓夢，雖然都是白話，他們的體例卻不同。一個是演義，一個是描寫。(這個分別，詳見下面) 而彈詞，傳奇兩個名詞，又

不能括包一切詩歌體的小說。所以此說不算準確。

(二)再有一種人，簡直說在白話小說以前，中國沒有小說，而把傳奇放入戲曲的範圍裏去。如此，小說的範圍很小了。我以為把傳奇放在戲曲裏去，是不錯的；但他和小說的關係也很深，我們不能把他們的關係也丟了不講。至於說在白話小說以前，中國沒有小說，那麼晉、唐人的許多作品，算是甚麼？所以此說也不算準確。

我以為文言白話等名詞，很不適用。現在把他重定了四個名目！叫做記載體，演義體，描寫體，詩歌體。用這四個名詞來包括中國一切的小說，比較的可無遺漏。四個名詞，也有比較更清楚的界限，而不至於相混。

我們第一就要說記載體了。記載體，是用作者的口氣，記述一件事情。不必限定是文言，就是白話，也可以做記載體。譬如前面野史，異人傳，等節裏所引的各例，都是記載體。他們固然是文言，如把他譯成白話，仍舊是記載體。又如前面民間傳一節裏所引的各例，已經有許多條是白話了，而他們還是記載體。

記載體，簡單的定義，就是：「用作者的口氣，記述一件事情。」究竟他和演義體，描寫體，有甚麼分別？須得比較起來才可說得明白；單獨的說，說不明白。所以這裏不多說，待參看了下面演義體，和描寫體，就可明白了。

第二節　演義體

我們要說明演義體是甚麼，我們要先把「演義」二字的歷史說一說：這一類的小說，起於宋時。據七修類稿說：「天聖嘉佑之間，國家開暇，朝臣日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他是起源於宮廷，漸漸流傳到民間。在當時不稱演義，而稱說話，稱講史，稱平話，稱演史。後來又稱說書。大概稱演義自三國演義起。

當時的說話，是重在口上說的，而不重在紙上寫的。專門執此業的人，名「說話人。」他們雖重在口上說，卻也有一種底本，名為「話本，」好像戲曲的脚本。不過單有了脚本，而沒有扮演的人，不成為戲；單有了「話本，」而沒有說話的人，也不成為「說話。」現在我們所看見的宋人的白話小

說。大概可說是當時候「說話人」所用的「話本」。

說話，和講史，演史的名稱，如今已沒有了。平話的名稱，到現在還有。不過變作「評話」罷了。說書的名稱依然存在，說書的人也是一種專門的職業，到蘇、杭各地的茶館裏，和上海城內的茶館裏，還可以看見說書的先生們，在那裏說書。他們重要的「話本」，就是三國，水滸，及後出的岳傳，玉蜻蜓，珍珠塔，三笑等等。在三國演義以前，宋人的話本，到如今還存在的，只有四種。一、新編五代史平話。二、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三、大宋宣和遺事。四、京本通俗小說。這四種，以前本不易見，最近商務已有加了新標點的本子，而宣和遺事他家也有加新標點的本子，都很容易看見了。（詳見第四章）

這一類的小說，人人所知道的，就是三國演義和水滸。自三國演義而後，就於說話，講史，演史，平話，說書而外，添了個演義的名目。「演義」二字怎樣解釋？我以為「演」就是「演說」之「演」，「義」就是「講義」之「義」。「義」同是一件事，在演說家口裏說出來，總要添些花色；同是一章書，在教員口裏講出來，總比原文格外明白些，說不定也要加些節外生枝的話。所以，同是一篇演說稿，因演說家的口才不同，而分別出優劣來；同是一章書，因教員的教授法不同，而分出高低來；同是一册

「話本」因說書人的本事不同，而分出此長彼短來。總之演義，是重在口上說的，而不重在紙上寫的，是很明白的了。

因爲是重在口上說的，不是重在紙上寫的，所以每說一件事，前面必有「話說」「且說」「卻說」等字。例如宣和遺事云：

『且說唐堯虞舜乃劈初頭一個皇帝。』

又如京本通俗小說云：

『話說大宋高宗紹興年間。……』三國演義云：

『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又云：

『且說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又云：

『却說陳宮正欲下手殺曹操。……』

而每一回書說完了，必定要說：

『畢竟，……且聽下回分解。』如三國演義云：

「畢竟董卓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又如水滸云：

「畢竟史進與三個頭領，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開頭說「說」，結尾說「聽」，這都是演義體裏特別用的字。

而每回的開場，往往先唱一首詩，或一首詞。每回的結尾，又用一首詩，或兩句詩，作結。全書的起結處，又各有一首較長的詩，包括全局，或敍述說書人說書的本意。這也是演義中特別的體例。如宣和遺事全書開場的詩，就是：

「暫時罷鼓膝間琴，閑把遺篇閱古今。常歎賢君務勤儉；深悲庸主事荒淫。致平端自親賢哲；稔亂無非近佞臣。說破興亡多少事，高山流水有知音。」

他結尾的詩，是：

「炎紹諸賢慮未精，今追遺恨尚難平。區區王謝營南渡；草草江淮議北征。往日中丞甘結好；暮年都督始知兵。可憐白髮宗留守，力請鑾輿幸舊京。」

三國演義全書的開場，是一首詞：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他的結尾，是一首長詩，這裏不多錄了。

三國，水滸每回的開場雖然沒有詩，然如淸人的二十四史通俗演義，就是每回開場，皆有一首詩，或一首詞。

至於每回結尾，普通是兩句詩。如三國演義云：

『……卓怒曰「天下事在我，我今爲之，誰敢不從。汝視我之劍不利否？」袁紹亦拔劍曰：「吾劍未嘗不利。」兩個在筵上對敵。正是：

『丁原仗義身先喪；袁紹爭紛勢又危。畢竟袁紹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然也有用一首詩的，也有用兩句四六文的，如水滸云：

『……天色看看將晚，玉兔東生，約有一更時分。莊上人都睡了。只聽得前門，後門，發起喊聲來。看時，四下裏都是火把，團團圍住宋家莊。一片喊聲道：「不要走了宋江」太公聽了連聲叫

苦，不因此起有分教：

大江岸上，聚集好漢英雄；　鬧市叢中，來顯忠肝義膽。

畢竟宋公明在莊上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在說話的中間，也有用詩詞的。或由自己編造，或借用古人成句。或全首，或兩句，很不一律。因為中間有詩，有詞，有白話；所以又稱為「詩話，」「詞話。」如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就是拿「詩話」標名。其他以「詞話」標名的，據也是園書目，有宋人詞話十六種。而宣和遺事居其一。此種詩話，詞話，與談詩論詞之書不同。實因他有詩，有話的，就題為詩話；而有詞，有話的，就題為詞話。（也是園書目，雖列宣和遺事於十六種詞話之中，惟宣和遺事，並不以詞話標名。其中雖有詞，而詩多，詞少。京本通俗小說中，詩詞很多，然既不標為詩話，又不標為詞話，而標為小說。大概標名不一，而體例則同。）

說話的中間，描寫一個人的容貌或品格等等，也夾用駢文：例如京本通俗小說志誠張主管一篇，描寫張員外的小夫人一段云：

『……這小夫人著乾紅銷金大袖團花霞帔，銷金蓋頭。生得：

新月籠眉，春桃拂臉。意態幽花殊麗，肌膚嫩玉生光。說不盡萬種妖嬈，畫不出千般豔冶。何須楚峽雲飛過，便是蓬萊殿裏人。

張員外從下至上看過，暗暗地喝采，……」

他們開場結尾，爲甚麼要用詩詞？中間爲甚麼要夾詩詞？無非是說的時候，帶着唱句，以幫助唱者的神氣，而引起聽者的興味。

今再錄京本通俗小說輾玉觀音的開場一段如下：以見當時「說話」的注重詩詞，即以代表「說話」格式的一斑。（這一篇開場引的詩詞格外多。）

「山色晴嵐景物佳。煖烘回雁起平沙。東郊漸覺花供眼；南陌依稀草吐芽。堤上柳，未藏鴉。尋芳趁步到山家。隴頭幾樹紅梅落；紅杏枝頭未着花。」

這首鷓鴣天說孟春景緻，原來又不如仲春詞做得好。

「每日青樓醉夢中，不知城外又春濃。杏花初落疎疎雨；楊柳輕搖淡淡風。浮畫舫，躍青驄。小橋門外綠陰籠。行人不入神仙地，人在珠簾第幾重。」

這首詞說仲夏景緻，原來又不如黃夫人做著季春詞又好。

「先是春光似酒濃，時聽燕語透簾櫳。小橋楊柳飄香絮山寺緋桃散落紅。鶯漸老；蝶西東。春歸難覓恨無窮。侵堦草色迷朝雨；滿地梨花逐曉風。」

這三首詞，都不如王荊公看見花瓣兒片片風吹下地來，「原來這春歸去，是東風斷送的。」有詩道：

「春日春風有時好；春日春風有時惡。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又被風吹落。」

蘇東坡道：「不是東風斷送春歸去，是春雨斷送春歸去。」有詩道：

「雨前初見花間蕊；雨後全無葉底花。蜂蝶紛紛過牆去，却疑春色在鄰家。」

秦少游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時，是柳絮飄將春色去。」有詩道：

「三月柳花輕復散，飄颺澹蕩送春歸。此花本是無情物，一向東飛不向西。」

邵堯夫道：「也不干柳絮事，是蝴蝶採將春色去。」有詩道：

「花正開時春二月，蝴蝶飛來忙刼刼。採出春色向天涯，行人路上添悽切。」

曾雨府道：「也不干蝴蝶事，是黃鸝啼得春歸去。」有詩道：

「花開正時豔正濃，春宵何事老芳叢？黃鸝啼得春歸去，無限園林轉首空。」

朱希眞道：「也不干黃鸝事，是杜鵑啼得春歸去。」有詩道：

「杜鵑叫得春歸去，口邊啼血尙猶存。庭院日長空悄悄，教人生怕到黃昏。」

蘇小妹道：「都不干這幾件事，是燕子啣將春色去。」有蝶戀花詞爲證：

「妾本錢塘江上住，花開花落，（按應作「花落花開」，今仍原文，以存本來面目。）不管流年度。燕子啣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歌罷綵雲無覓處，夢回明月生南浦。」

王岩叟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也不干蝴蝶事，也不干黃鸝事，也不干杜鵑事，也不干燕子事，是九十日春光已過春歸去。」曾有詩道：

「怨風怨雨兩俱非，風雨不來春亦歸。腮邊紅褪青梅小，口角黃消乳燕飛。蜀魄健啼花影去；吳蠶强食柘桑稀。直惱春歸無覓處，江湖辜負一簑衣。」

說話的因甚說這春歸詞？紹興年間，行在有個關西延州延安府人，本身是三鎮節度使，咸安郡王。當時怕春歸去，將帶著許多鈞眷遊春。至晚回家，來到錢塘門裏，草橋前面……」

這一段故事，是從咸安郡王帶家眷遊春說起。他在說遊春以前，却先搬出許多遊春的詩詞來，做個引子；可以想見「說話人」的注意詩詞，無非是要借他來點綴點綴，免去單用白話的枯燥，以幫助說者的神氣，而引起聽者的興味。

演義的結構，普通是全書分若干回，每回互相聯絡，全書一氣貫通，如三國，水滸就是。每回有回目，回目或爲七字的聯語，或爲八字的聯語。然也有每回自敍一件事，各回不相聯絡的，就是聚若干短篇而成一部全書。如京本通俗小說，及後來的今古奇觀就是。京本通俗小說，隨便取三五個字爲目，絕像現在人的短篇小說標題法。如「輾玉觀音」，「拗相公」。今古奇觀，是用七字或八字的單句爲目。如「賣油郎獨占花魁」，「金玉奴棍打薄情郎」。

這兩種的結構，在我們現在所能見的宋人小說中，第一種，以宣和遺事，五代史平話爲代表，後來三國，水滸，就出於此。第二種，以京本通俗小說爲代表，後來的今古奇觀，就出於此。不過前一種比

較的普通，後一種今古奇觀而外，就少有了。

前面已經說過現在所能看見的宋人的話本，只有四種：一、新編五代史平話。二、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三、大宋宣和遺事。四、京本通俗小說。這四種，雖是宋人話本中的一鱗一爪；然却能算後來各種演義的始祖。宣和遺事說起宋江上梁山泊事，就是水滸的出發點。有了五代史平話，後來人就跟他作三國演義，再後有列國演義，隋唐演義。而取經詩話，就是明人西遊記的前身。跟了京本通俗小說的體裁而做的，有今古奇觀。照此看來這四部小說，恰可當後來各種演義的始祖了。

說話人，（今稱說書人）。在當時不但有專門的人材，而且結了團體。據周密武林舊事，當時雜劇有緋綠社，小說有雄辯社。（至今蘇州的說書人還有光裕社，潤裕社的名目）。可想見他們對於技藝的認眞。宋元以後，繼續不絕，如明末清初的柳敬亭，便是一個說書的名家。

柳敬亭的事，見於吳梅村的柳敬亭傳，及楚兩生歌（楚兩生，一蘇崐生，二柳敬亭。）及桃花扇傳奇。桃花扇第一齣聽稗，就是敍侯方域訪柳敬亭時聽敬亭說書。敍他說書的時候，還有時敲著鼓板，有時拍着醒木，和現在的說書人一樣。但他所說的：既不是三國，水滸；也不是今古奇觀之類。乃是

將一章論語譯成白話夾韻文演說出來這或者是柳敬亭自出心裁或是着桃花扇的孔雲亭的創格，皆不可考。總之小說中的話，雖不可信；然雲亭爲淸初人，他敍到鼓板，醒木，那麽淸初人說書用鼓板和醒木，總是事實。

我再有一種推想：以爲水滸的作者施耐庵，（一般人認爲是水滸的作者）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一般人認爲是三國演義的作者）或者就是當時的說書人，或單是說書人，或是說書人兼作書人，似乎不是純然的文人。以前的人，對於這種說書人，很不注意；所以施耐庵和羅貫中的事跡，都無可考。倘然是純然的文人，他既能做這樣的小說，就也能做其他的文學作品；當有他項作品流傳，不至於事跡無可考了。這一說未經他人道過。但是我也沒有確證，不過算是一個疑問能了。

第三節　描寫體

描寫體和演義體不同，和記載體也不同。他和演義的分別，就是：演義是說在口上給人家聽的，描寫是寫在紙上給人家看的。他和記載的分別，就是：記載是畫輪廓，描寫是寫生。

因此，做描寫的材料，決不能做演義，決不能做記載。因爲做描寫體所取的材料，往往是極平常極簡單的一件事，只把在場的人的神情態度，細細的描寫出來，寫得活靈活現，使得我們讀了，就如身歷其境一般，就如目見其人一般。這樣的材料，演在口上，是極不好聽的。記載在紙上，也是極不好看。所以做演義體及記載體所取的材料，是要驚天動地的人物，離奇曲折的故事。愈奇愈好，愈曲愈妙。否則便平淡而不中聽，不中看。所以，一部著名的小說紅樓夢的材料，不宜做演義體，不宜做記載體，只宜做描寫體。因爲他都是家常瑣事，在每一回之中，幾乎沒有曲折。人物也不多。作演義，記載，都不能動人。然而作者把他細細的描寫下來，就成了一部小說名著。

所以，我認定紅樓夢是一部描寫體的小說，和三國，水滸完全兩樣，不可并爲一例而論。紅樓夢是一部描寫體的小說，也就是中國小說界的一部創作。他的惟一的價值，就是在這裏。今人論小說，見他和三國，水滸同爲白話，就把他并在一起，是不對的。

在紅樓夢的後面，如儒林外史，也是一部很好的描寫體的小說。這也可見自紅樓夢創格以來，小說的風格也就一變了。

不過，描寫並不拘定是白話。就是文言也可以的，我們在所謂「古文」的中間，也尋得出幾篇描寫體的小說。例如韓愈的藍田縣丞廳壁記，和明朝宗臣的報劉一丈書，中間描寫官場的醜態，我嘗說：一是唐朝的官場現形記，一是明朝的官場現形記。他們既不是白話，更不名爲小說，但是我們實在可以當他是描寫的小說看。比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好得多了。今各摘錄一段如下：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說照例須避嫌疑，不可反對他官所議決的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左手，右手摘紙尾，（描寫吏持卷見縣丞的狀況。）雁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說當簽字。）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說簽字之後，以目視吏，問簽得合不合。）吏曰「得」則退。（吏說合，丞便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說案卷鉗於吏手，且捲其前端，縣丞雖已簽了字，還沒知其中說的是甚麼話。）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

報劉一丈書

「……且今之所謂孚者，（謂上下相孚。）何哉？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門者（守門人。）

故不入，（不使之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即門者持刺往，而主人又不即出見。立廐中僕馬之間，惡氣襲衣袖，即飢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謝客矣！客請明日來。」即明日又不敢不來。夜，披衣坐，聞鷄鳴，即起盥櫛，走馬推門。門者怒曰：「爲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客心恥之，強忍而與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門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廐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則驚走匍匐階下。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上所壽金。主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固請。然後命吏納之。則又再拜，又故遲不起。起，則五六揖，始出。出，揖門者曰：「官人幸顧我。他日來，幸勿阻我也。」門者答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識，即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即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

後來古文家善於做描寫文的，第一推歸有光。他的小記，小傳，幾乎篇篇是描寫體的小說。如項著名的先妣事狀，和項脊軒記，就是兩篇自寫家庭狀況的小說。此外又如筠溪翁傳，二二壙志，見村樓記，寒花葬志，野鶴軒壁記，思子亭記等：都是很好的作品。可惜這裏不能多錄，只錄兩篇比較短點

的如下：

思子亭記

『震澤之水，蜿蜒東流，爲吳淞江，二百六十里入海。嘉靖壬寅，余始攜吾兒來居江上，二百六十里水道之中也。江至此欲涸，蕭然曠野。無輞川之景物，陽羨之山水。獨自有屋數十楹，中頗宏邃，山池亦勝，足以避世。余旣懶出，雙扉晝閉，綠草滿庭，最愛吾兒與諸弟遊戲，穿走於長廊之間。兒來時，九歲，今十六矣。諸弟少者三歲，六歲，九歲。此余平生之樂事也。十二月己酉，攜家西去。余歲不過三四月居城中。兒從行絕少。至是，去而不返。每念初八之日，相隨出門，不意足跡隨履而沒。悲痛之極，以爲大怪，無此事也。蓋吾兒居此七閱寒暑，山池，草木，門堦，戶席之間，無處不見吾兒也。葬在縣之東南門。守塚人俞老，薄暮，見兒衣綠衣，在亭堂中。吾兒其不死耶？因作思子之亭，徘徊四望，長天寥廓，極目於雲煙杳靄之間，當必有一日見吾兒翩然來歸者！於是刻石亭中。』

寒花葬志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虛邱。事我而不卒，命也夫。婢初媵時，年十歲，垂雙鬟

鬟，曳深綠布裳。一日，天寒，爇火煮葧薺。熟，婢削之，盈甌。余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與，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卽飯。目眶冉冉動。孺人又指余爲笑。回思是時，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以上各節，已經說明白同是白話小說，演義和描寫不同；而在古文中，我們也尋得出描寫體的小說來。不過，我們現在所要做的描寫小說。決不是要學韓愈等人。我們是要拿紅樓夢，儒林外史做標準。因爲這兩部書，和我們現在所要做的小說很接近。現在摘錄兩段如下：

紅樓夢之一節

「一徑來至一個院門前，鳳尾森森，龍吟細細，卻是瀟湘館。寶玉信步走入，只見湘簾垂地，悄無人聲。走至牕前，覺得一縷幽香，從碧紗窗中暗暗透出。寶玉便臉貼在紗窗上，往裏看時，耳內忽聽得細細的歎了一聲道：「鎭日家情思睡昏昏。」寶玉聽了，不覺心內癢將起來，再看時，只見黛玉在牀上伸懶腰。寶玉在窗外笑道：「爲什麽鎭日家情思睡昏昏的？」一面說，一面掀簾子進來了。

『黛玉自覺忘情，不覺紅了臉，拿袖子遮了臉，翻身向裏裝睡著了。寶玉纔走上來，要扳他的身子，只見黛玉的奶娘並兩個婆子都跟了進來，說：「妹妹睡覺呢！等醒來再請罷！」剛說著，黛玉便翻身坐了起來，笑道：「誰睡覺呢？」那兩三個婆子，見黛玉起來，便笑道：「我們只當姑娘睡着了。」說着便叫紫鵑說：「姑娘醒了，進來伺候。」一面說，一面都去了。黛玉坐在牀上，一面抬手整理鬢髮，一面笑向寶玉道：「人家睡覺，你進來做什麼？」寶玉見他星眼微餳，香腮帶赤，不覺神魂早蕩，一歪身坐在椅子上，笑道：「你纔說什麼？」黛玉道：「我沒說什麼。」寶玉道：「給你個榧子吃呢，我都聽見了。」

『二人正說話，只見紫鵑進來，寶玉笑道：「紫鵑！把你們的好茶倒碗我吃。」紫鵑道：「那裏有好的呢！要好的只好等襲人來。」黛玉道：「別理他。你先給我舀水去罷！」紫鵑道：「他是客，自然先倒了茶來，再舀水去。」說着，倒茶去了。寶玉道：「好丫頭：『若與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怎捨得叫你疊被鋪牀！』」林黛玉登時撂下臉來，說道：「二哥哥！你說什麼？」寶玉笑道「我何嘗說什麼。」黛玉便哭道：「如今新興的，外面聽了村話來，也說給我聽，看了混帳的書，也拿我取笑兒。我成了

替爺們解悶兒的」一面哭，一面下牀來往外就走。寶玉不知要怎樣，心下慌了，趕忙上來說：「好妹妹！我一時該死。你別告訴去。我再敢這樣說，嘴上就長個疔，爛了舌頭。」正說着，只見襲人走來說道：「快回去穿衣服，老爺叫你呢！」寶玉聽了，不覺打了個焦雷一般，也顧不得別的，疾忙回來穿衣服。』

儒林外史之一節

『這人姓王，名冕，在浙江紹興府諸暨縣鄉村裏住。七歲上亡了父親，他母親做些針黹，供給他到村學堂裏讀書。看看三個年頭，王冕已是十歲了。母親喚他到面前說道：「兒呵！不是我的心要就誤你，只因你父親亡後，我一個寡婦人家，年歲不好，柴米又貴，這幾件舊衣服，和些舊傢伙，都當賣了，只靠着我做些針線生活尋來的錢，如何供得你讀書？如今沒奈何，把你僱在隔壁人家放牛，每月可得幾錢銀子，你又有現成飯吃。只在明日就要去了。」王冕道：「娘說的是。我在學堂裏坐着，心裏也悶，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讀書，依舊可以帶幾本去讀。」當夜商議定了。第二日，母親同他到隔壁秦家。秦老留着吃了早飯，牽出一條水牛來，交與王冕，指着門外道：「就

在這大門過去兩箭之地，便是七汊湖。湖邊一帶綠草，各家的牛都在那裏打睡。又有幾十棵合抱的垂楊柳，十分陰涼。牛要渴了，就在湖邊飲水。小哥！你只在一邊頑耍，不必遠去。我老漢每日兩餐小菜飯是不少的，早上還折兩個錢與你買點心吃。只是凡事要勤謹些！休嫌怠慢！」他母親謝了擾，回去。王冕送出門來，母親替他理理衣服，囑咐道：「你在此須要小心休惹人說不是。早出晚歸，免我懸望。」說罷，含淚去了。

「王冕自此只在秦家放牛。每日黃昏回家，跟着母親歇宿。或遇秦家煮些醃魚，臘肉給他吃，他便拏塊荷葉包了來家，孝敬母親。每日點心錢、也不用掉。聚到一兩個月，偷空走到村學堂裏，見那闖學堂的書客，就買幾本舊書，逐日把牛拴了，坐在柳樹陰下看。彈指過了數年，王冕看書，心下也着實明白了。

「那日，正是黃梅時候，天氣煩躁。王冕放牛倦了，在綠草地上坐着。須臾，濃雲密布，一陣大雨過了，那黑雲邊上鑲着白雲，漸漸散去，透出一派日光來，照耀得滿湖通紅。湖邊上山青一塊，紫一塊，綠一塊，樹枝上都像水洗過的一番樣子，尤其綠得可愛。湖裏有十來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

荷葉上水珠滾來滾去。王冕看了一回，心裏想道：「古人說：『人在畫圖中。』其實不錯。可惜我這裏沒有一個畫工，把這荷花畫他幾枝，也覺有趣。」又心裏想道：天下那有個學不會的事！我何不自畫幾枝！王冕見天色晚了，牽牛回去。自此聚的錢不買書了，託人向城裏買些胭脂，鉛粉之類，學畫荷花。初時，畫得不好，畫到三個月之後，那荷花精神顏色，無一不像。只多著一張紙，就像是湖裏長的，又像纔從湖裏摘下來，貼在紙上的。鄉間人見畫得好，也有拏錢來買的。王冕得了錢，買些好東西去孝養母親。一傳兩，兩傳三，諸暨一縣，都曉得是一個畫沒骨花卉的名筆，爭着來買。

『到了十七八歲，不在秦家了。每日畫幾筆畫，讀古人的詩文，漸漸不愁衣食，母親心裏歡喜。這王冕天性聰明，年紀不滿二十歲，就把那天文、地理、經、史上的大學問，無一不貫通。但性情不同，既不求官爵，又不交納朋友，終日閉戶讀書。又在楚辭圖上看見畫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頂極大的帽子，一件極闊的衣服，遇着花明柳媚的時節，把一乘牛車，載了母親，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闊衣，執着鞭子，口裏唱着歌曲，在鄉村鎮上各處湖邊隨意頑耍，惹得鄉下孩子們三五成羣，跟着他笑。只有隔壁秦老，雖然務農，卻是個有意思的人，因自小看見他長大，如此不俗，所以敬他，愛他，時

常遨在草堂裏說話」

第四節　詩歌體

詩歌體，就是把詩歌的方式，來做小說。他的發生很早，變化很多。最早的詩歌體的小說，就是紀事詩；最後的詩歌體的小說，就是戲曲。

照我們現在的小說定義說，紀事詩當然不是小說，戲曲也當然不是小說，都不應把他放在小說的範圍以內講。但是由紀事時變成戲曲，中間所經過的路程，和小說多少有些關係。所以在舊習慣裏，竟把「彈詞，」「傳奇，」也都認做小說。還有一層，我們倘然認「彈詞，」「傳奇」是歌劇，把他放在戲曲範圍裏去講；那麼，「演義」應該不應該脫離小說的範圍而獨立？也就成了問題。

我們現在姑且照最普通的說法，不把他放在小說裏講，只大略說這幾句話，使人家知道他的性質是怎樣。

從紀事詩變到戲曲，所經過的路程，大概如下：(a)紀事詩，(b)紀事詞，(c)搊彈詞，(d)元曲，

(e)崑曲，(f)京戲。此外再有枝流別派：(g)爲彈詞，(h)爲攤簧，(i)爲大鼓。再有許多，不及徧舉。

總之是詩歌體的小說罷了。認他是小說，或不認他是小說。隨各人自己的便。

第四章　中國小說在時代上之分類及研究

第一節　周秦小說

在時代上說起來，自然要算周、秦小說最早了。周、秦小說，除了我們現在從經、子、中尋出一些小說作品來以外，（呂氏春秋中尤多。）只能够在漢書藝文志上看見一篇目錄，原書是看不見了。所以我們所有的惟一參考材料，就是這篇目錄。現在把他抄在這裏：

漢書藝文志小說目錄（附考略）

伊尹說二十七篇（原註：其語淺薄，似依托也。）

鬻子說十九篇（原註：後世所加。）

周考七十六篇（原註：考周事也。）

靑史子五十七篇（原註：古史官記事也。）

師曠六篇（原註：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託也。）

務成子十一篇（原註：稱堯問，非古語。）

宋子十八篇（按：卽宋鈃。孟子作宋牼。其書，淸馬國翰有輯本。）

天乙三篇（原註：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托也。）

黃帝說四十篇（原註：迂誕依托。）

封禪方說廿八篇（原註：武帝時。按以下皆漢人作。封禪方說疑卽史記封禪書之所本。）

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原註：武帝時。）

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

臣壽周紀七篇（原註：宣帝時。）

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原註：虞初，武帝時人。按：張衡西京賦：「小說九百，本自虞初。」李善註：「虞初，漢武帝時方士。」）

百家百三十九卷

右共十五家一千三百八十篇。（按：如今計算得一千三百九十篇。）

我們看完了這個目錄，再有幾件應該知道的事：

（一）漢志上的十五家，有周以前的，有漢初的。但是，我們爲著便於稱述起見，統拿周、秦二字包括他。這十五家十分之九，是後人假托的，在原註上已經說明白了，不必再辨。

（二）漢志上載的小說目錄，一般的人，都以爲書已失傳了，只不過存了一個目錄罷。然而，照我說，原書確已失傳了，但是原來的作品，並沒有完全失傳，大概是散見在劉向的說苑、新序、及列女傳三部書中。在劉向典校祕書的時候，漢志上的書大概都還存在，劉向沒有不見到的。我的意見：那些小說內容是很蕪雜的；劉向憑他的眼光，把他們整理了一下，他以爲有價值的，就輯錄起來，成了說苑、新序、列女傳三部書，一直流傳到現在。不但是採取原有的事實，連文字也是照抄原文。因爲在那時候，這樣的情形，是很尋常，不是像現在的人作小說，有所謂抄襲。例如司馬遷的史記，多抄國策等書的原文；而班固的漢書，又多抄史記的原文。並不算是抄襲。劉向的著作，當然也是如此。所以，從劉

向的三部書裏，還可以窺見周、秦至漢初的小說的一斑。不能說周、秦小說作品完全失傳了。（史記司馬相如傳注，有引伊尹書之言；文選李善注，有引鬻子之言：據此，周、秦小說零零碎碎的散見在別書中的，也不是沒有。）

（三）此外，再有一部燕丹子，係記荊軻刺秦的故事。不見於漢志，到隋志才著錄。後世無傳本，只見於永樂大典，清孫星衍據以校刊，乃流傳於世。這書亦周、秦時小說之一種。

第二節　晉唐小說

在周、秦以後，接着就說晉、唐小說。爲甚麼丟了兩漢不講？因爲現在流傳的兩漢人的作品，大概是後人假造的；雖不能一一指出是何時人所假造，然在晉以後小說才盛行，（例如穆天子傳發現於晉朝，山海經至晉朝有郭璞注，可爲當時小說盛行之證）現在題名是漢人的小說，大概是晉人的贋品。所以把兩漢包括在晉、唐以內。

晉人所作的小說很多，最著名的，如：搜神記、神仙傳等，可爲這時候出品的代表。唐代小說也很

盛，而以獨立成爲一短篇的尤爲著名。如虬髯客傳、紅線傳、南柯記等就是。

這個時代的小說作品，大概都被收入兩部叢書中。就是漢魏叢書和唐代叢書。今將其目錄列舉如下。（非小說的作品概删去。）

漢魏叢書中的小說目錄（據王謨刻九十六種本並以見聞所及略加考訂）

穆天子傳（晉郭璞注。按此書晉太康三年發現於汲塚，疑晉人作。）

越絕書（原題漢亡名氏補。四庫書目提要作漢袁康撰，或稱子貢作，謬誤。）

吳越春秋（原題漢趙曄著。）

西京雜記（原題漢劉歆撰。學津討源本作葛洪撰。明孔天胤刊本亦作葛洪撰。四庫書目提要謂係吳均撰。托言葛洪得劉歆漢書遺稿，錄班固所不載者而爲此書。）

漢武內傳（原題漢班固撰。四庫書目提要謂證以諸書所引，蓋出於魏、晉之間。按另外有漢武故事，亦是假托。）

飛燕外傳（原題漢伶玄撰。按其文不類漢人語。）

雜事祕辛（原題漢亡名氏撰。按此書係明楊愼假造。）

英雄記（原題魏王粲撰。）

高士傳（原題晉皇甫謐著。按有後人加入之文。）

蓮社高賢傳（原題晉撰人缺。）

神仙傳（原題晉葛洪著。按洪前有列仙傳，舊題劉向撰。但係假托。）

新序

說苑（二書皆漢劉向著。）

博志物（晉張華著。按漢魏叢書本，非華原書。）

拾遺記（原題晉王嘉著。）

述異記（原題梁任昉著。）

續齊諧記（原題梁沈約撰。）

搜神記（晉干寶著。）

續搜神記（原題：晉陶潛著。按：係假托。）

還冤記（原題：北齊顏之推撰。）

神異經（原題：漢東方朔著。按：前人已考定係六朝人假托。）

十洲記（同上。）

洞冥記（原題：漢郭憲著。）

冥通記（原題：梁陶宏景著。）

荆楚歲時記（晉宗懍著。）

我們看了這個目錄之後，對於漢、魏、六朝的小說，已可知其大略了。但是，我們再有幾件應該知道的事。

（一）這個時代的小說，爲漢魏叢書所沒有收入的甚多：如漢武故事，（舊題：班固撰。係假托。）如異苑，（劉宋劉敬叔撰。）今都有傳本。而最重要的，再有三部；一、山海經；二、列女傳。三、世說新語。我們再把這三部書分開來說一說：

（甲）山海經　晉以後才盛行。舊題禹作，又題益中，或又疑爲後人假造。其實，山海經是一部古書，不過有後人增加的地方。至晉郭璞把他注了以後，才風行於世，成了小說中重要的一部書。

（乙）列女傳　漢劉向撰。大概採輯周、秦女子的逸事而成。和說苑、新序一樣的有價值。

（丙）世說新語　劉宋劉義慶撰。所記皆晉、宋間名人逸事。所搜羅的故事很多，可爲當時候「名流生活」的代表。

（二）再者：現在失傳了的書，散見在太平廣記裏的，也有許多。

（三）搜神記，是晉以前神話的集成，也就是民間傳說的專書。神仙傳是晉以前道家神仙傳的集成。我們都應當注意。

唐代叢書中的小說目錄（附考略）

隋唐嘉話（劉餗）　朝野僉載（張鷟）　尚書故實（李綽）　中朝故事（尉遲偓）　金鑾密記（韓偓）　杜陽雜編（蘇鶚）　幽閒鼓吹（張固）　桂苑叢談（馮翊）　劉賓客

嘉話錄（韋絢） 松窗雜記（杜荀鶴） 次柳氏舊聞（李德裕） 大唐傳載（無名氏） 開元天寶遺事（王仁裕）、開天傳信記（鄭棨） 大唐新語（劉肅） 明皇雜錄（鄭處誨） 常侍言旨（柳珵） 雲溪友議（范攄） 國史補（李肇） 因話錄（趙璘） 劇談錄（康駢） 法苑珠林（釋道世） 宣室志（張讀） 甘澤謠（袁郊） 南楚新聞（尉遲樞） 玉泉子（無名氏）、金華子雜編（劉崇遠） 耳目記（張鷟） 瀟湘錄（李隱） 小說舊聞記（柳公權） 摭言（王定保） 記事珠（馮贄） 諧噱錄（朱揆） 龍城錄（柳宗元） 嶺表錄異（劉恂） 來南錄（李翱） 北里志（孫棨） 迷樓記（韓偓） 海山記（韓偓） 開河記（韓偓） 南部煙花記（馮贄） 教坊記（崔令欽） 本事詩（孟棨） 歌者葉志（沈亞之） 李謨吹笛記（楊巨源） 異疾志（段成式。按疑從太平廣記輯出。） 夢遊錄（任蕃） 三夢記（白行簡） 妝樓記（張泌） 李鄴侯外傳（李蘩） 李林甫外傳（無名氏） 東城老父傳（陳鴻） 高力士傳（郭湜） 虯髯客傳（張說） 馮燕傳（沈亞之） 奇男子傳（許棠） 蔣子文傳（劉鄴） 杜

子春傳（鄭還古）　黑崑崙傳（馮延己）　陶峴傳（沈旣濟）　中宗傳（孫頠）　陸仁蒨傳（陳鴻）　靈應傳（無名氏）　柳毅傳（李朝威）　仙吏傳（太上隱者）　英雄傳（雍陶）　劍俠傳（段成式。按疑從太平廣記輯出。）　廣陵妖亂志（羅隱）　周秦行紀（牛僧儒）　梅妃傳（曹鄴）　楊太眞外傳（樂史）　長恨歌傳（陳鴻）　紅線傳（楊巨源）　劉無雙傳（薛調）　霍小玉傳（蔣防）　牛應貞傳（宋若昭）　謝小娥傳（李公佐）　李娃傳（白行簡）　楊娼傳（房千里）　章臺柳傳（許克佐）　步非烟傳（皇甫枚）　揚州夢記（于業）　杜秋傳（杜枚）　龍女傳（薛瑩）　妙女傳（顧非熊）　神女傳（孫頠）　雷民傳（沈旣濟）　會眞記（元稹）　黑心符（於義方）　南柯記（李公佐）　枕中記（李泌）　酉陽雜俎（段成式）　諾皋記　支諾皐（皆段成式。按各爲酉陽雜俎之一。）　前定錄（鍾輅）　卓異記（李翺）　摭異記（李濬）　集異記（薛用弱）　博異志（鄭還古）　集異志（陸勳）　幽怪錄（王惲）　續幽怪錄（李復言）　聞奇錄（于逖）　志怪錄（陸勳）　靈應錄（于逖）　壠上記（蘇頲）　鬼塚記（褚

逐良）幻影傳（薛昭蘊）幻戲志（蔣防）幻異志（孫頠）稽神錄（南唐徐鉉。按：鉉爲五代宋初時人。唐代叢書蓋並收五代人著述。）錦裙記（陸龜蒙）冥音錄（朱慶餘）離魂記（陳元祐）再生記（閻選）寃債記（吳融）尸媚傳（張泌）奇鬼傳（杜青荑）才鬼記（鄭蕡）靈鬼志（常沂）妖妄傳（朱希濟）東陽夜怪錄（王洙）物怪錄（徐凝）靈怪錄（牛嶠）人虎傳（李景亮）白猿傳（無名氏）獵狐記（孫恂）任氏傳（沈既濟）袁氏傳（顧夐）夜叉傳（段成式。疑從太平廣記輯出）金剛經鳩異（段成式。按：爲酉陽雜俎之一。）

按：唐代叢書中的小說，除了獨立成爲一短篇的而外，有許多都不是全書。如法苑珠林有一百二十卷，酉陽雜俎正續共有三十卷，摭言有十五卷，大唐新語有十三卷。今叢書中所載的至多不過十之一二。也有從一部書中拿出一篇使他獨立的。例如仙吏傳載李鄴侯傳，劍俠傳載虬髯客傳，紅線傳，本事詩載章臺柳傳，甘澤謠載陶峴傳之類，皆前人撏撦所入，今皆另爲拈出。在原書例言上，已經說明過了。

我們看完上面的目錄之後，再有幾件應該知道的事：

(一)唐代的小說，到現在已經失傳的，也有可在太平廣記中找出些零碎的作品來。

(二)再者在中國失傳，流傳在日本的也有。如游仙窟，是張鷟作的，從唐朝輸到日本，直至現在還流傳。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及全唐詩逸。(全唐詩逸，日本河世寧輯，刊入知不足齋叢書第三十集。其末卷錄張文成與崔五娘、崔十娘贈答詩七十八首之十九。皆自游仙窟中輯出。)

(三)唐代的小說，和晉及六朝的小說，有分別的地方。就是：唐人多獨立的短篇，在當時有個專門的名詞，稱爲「傳奇」。

(四)唐人的小說，比晉人更注重詞彩。

(五)宋以後，一直至清，仍有人摹擬晉、唐人的作風。那些作品，我們可統稱爲晉、唐小說。

第三節　宋元小說

到了宋、元以後，小說界發生一大變化，就是：產生了一種演義體，脫離了文人的範圍，而和平民

接近演義體的說明，在第三章裏已講過了。現在講一講演義體中有關係的幾種書。

很早的演義小說，至今存在的，只有四種。就是(1)大宋宣和遺事，(2)新編五代史平話，(3)京本通俗小說，(4)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詳見下文。）其他失傳的很多。有許多雖被收入永樂大典中，然現在已經沒有了。所能供給我們參考的，只有錢遵王的也是園書目裏十六種目錄。現在採錄如下：

燈花婆婆　種瓜張老　紫羅蓋頭　女報冤　風吹轎兒　錯斬崔寧　小亭兒　西湖三塔

馮玉梅團圓　簡帖和尚　李煥生五陣雨　小金錢　宣和遺事（四卷）　煙粉小說（四卷）

奇聞類記（十卷）　湖海奇聞（二卷）

這十六種之中，有的還存在，有的已失傳，有的已混入他書中，改變了面目。現在把現存的宣和遺事等四種說一說，就可以知道這十六種的存亡。

（甲）宣和遺事　爲也是園十六種之一。黃蕘圃收入士禮居叢書；然只二卷。今有涵芬樓叢書四卷足本。（據金陵王氏洛川校正重刊本排印。末有孫毓修跋。）又商務新標點本。

（乙）新編五代史平話　此書初亦無人注意，淸光緒時曹元直得宋刊巾箱本於杭州，武進董康據以影刊，才流傳於文學界。其書講述五代歷史，爲當時「講史」之一種。於梁、唐、晉、漢、周各分上下二卷。今梁、漢兩代，都缺了下卷；而每代上卷之前各有目錄，惟梁代缺去。然沒有他本校對，無法可補，此書今有商務新標點本。

（丙）京本通俗小說　係江東老蟫據元人寫本影印。（自第十卷至第十六卷。以前缺。）末有老蟫跋。謂原本尚有錢遵王圖書，蓋卽也是園中物。其書共七卷，目錄如下：礙玉觀音　菩薩蠻　西山一窟鬼　志誠張主管　拗相公　錯斬崔寧　馮玉梅團圓　而末兩卷，卽也是園目錄十六種之二。現在可說十六種，除了宣和遺事，錯斬崔寧，馮玉梅團圓而外；其他十三種，都不可考了。京本通俗小說，亦有商務新標點本。

（丁）大唐三藏取經詩話　此書在中國久已失傳，日本三浦將軍藏有宋刊本，羅振玉據以影印。末有王國維及羅氏跋。今又有商務新標點本。

宋人演義體的小說，大概如此。到了元朝，乃由宣和遺事而產生了水滸；由五代史平話而產生

了三國志演義，明以後跟著出了列國志演義等許多作品；由三藏取經詩話而產生了西游記；到了明朝，乃由京本通俗小說的體裁而產了今古奇觀，這一類的小說始於宋而盛於元，故統稱爲宋、元小說。

現在再把今古奇觀單獨拿出來說一說：今古奇觀是明人的出品，一直流傳到現在，還很盛行。這一部書，實在是一部選本，乃是從醒世恆言、喻世名言（或作明言，疑有誤，既曰喻，何得又云明。）警世通言，及拍案驚奇四書中選來的。醒世、喻世、警世，均馮夢龍作，通稱爲「三言」。而喻世名言又有所本；他的前身就是古今小說。三言，拍案驚奇，古今小說，在中國今都沒有傳本；但日本內閣藏書目錄，有拍案驚奇三十九卷，古今小說四十卷，喻世名言二十四卷，醒世恆言四十卷。見於董康誦芬室日記。聞恒言，名言，董氏已覓得別本攜回中國；如能印行，當與宣和遺事同樣的有價值了。

宋代除了演義以外，擬晉、唐小說也有極好的。如：周密的齊東野語、武林舊事，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吳自牧的夢梁錄，耐得翁的都城紀勝：都是當時候的稗史，很有價值。徐鉉的稽神錄，郭彖的睽車志，洪邁的夷堅志：都是神話，也有價值。

再有太平廣記五百卷，宋太平興國二年敕撰，係采取古代小說三百四十五種而成。四庫書目提要稱爲：「古來奇文祕笈，咸在焉。小說家之淵海也。」很可以供給研究小說的人作參考。

第四節　清小說

清小說的特色，就是那時產生了一種新的體裁，我們稱他爲描寫。和宋、元的演義，絕端不同。代表的作品，就是紅樓夢和儒林外史。同時，記載體和演義體也都有人仿作。記載，有聊齋志異、閱微草堂筆記、夜雨秋燈錄等。演義，有蕩寇志、七俠五義傳、小俠五義傳、續小五義傳、隋唐演義等。不及備舉。再有鏡花緣、花月痕，在形式上說，也是演義體。

再有一件應該注意的事，就是在清初張山來編了一部虞初新志，把混在文集中的小說，拿出來，還他小說本來的面目。不可說不是一種創見。此後續志、廣志等，就跟著出了好幾部。

第五節　最近小說

最近小說，指清末至現在的小說而言。或翻譯，或創作，都和西洋小說有密切的關係。可分為三期來說：

(一)自從林氏翻譯茶花女遺事、黑奴籲天錄而後，在中國的小說界裏，開闢了一塊新的領土。同時，除了林氏翻譯百數十種而外，伍光建譯的俠隱記、續俠隱記，奚若譯的天方夜談，都有相當的價值。這可算是第一期。(林氏譯書在清光緒末年開始。最早的譯本如黑奴籲天錄等二三種，都是先有木刻本，後再改為排印本。)

(二)是翻譯西洋名家的短篇小說，最早的，為周作人的域外小說集。次為周瘦鵑的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再次為胡適之的短篇小說；(皆指成集的而言。其一二短篇散見於報章雜誌上的，不及備舉。)復次為最近人所譯的短篇名作，就很多很多，不及備舉了。這可算是第二期。

(三)是受了西洋小說的影響的創作，以超人、吶喊、火災等為代表。這可算是第三期。

同時，摹擬晉、唐、宋、元及清小說的很多。摹擬晉、唐小說的，以林紓的技擊餘聞為代表；摹擬宋、元小說的，如秦漢演義、兩漢演義、以及清代演義等，約有一二十種；摹擬清小說的，以劉鶚的老殘遊記，

吳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爲代表。（他們都是學儒林外史）這些作品，雖然很多；然不是最近小說的特色。

至如廣陵潮、九尾龜、玉梨魂等，非小說的最上乘，且無特別應注意的地方，概不多述了。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初版
（一〇三八九）
百科小說叢書 中國小說研究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作者 胡懷琛
主編兼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四〇五一上商

